

五種遺規

八

9  
895  
8





大日本天保壬辰翻刻

桂林陳榕門輯 明遠堂藏板

# 訓俗遺規

## 補編

王文山紀  
網故事附



先祖父性最喜人讀書鄉鄰有子弟能讀書者輒愛而敬之鍾珂資性於讀書為近垂愛異諸孫不欲以家務紛心期於有成也歲辛酉倅邀鄉薦待銓縣令方以隨侍家大人未敢就職而學無心得業無表見每念祖父期望之殷家大人庭訓之切時增慚悚癸未夏家大人奉

名入都擢官京職長孫蘭森奉職編修隨侍左右乃命鍾珂旋里經紀家事年來檢閱家中所儲書籍於先儒語錄中有益於人情天理日用倫常者叅之鄉土民情型家勵俗適相脗合覺型家居鄉應酌交際無非學問手錄若干條寄呈都中家大人方輯補訓俗遺規就中採取即以附刊

門仁  
號 293  
卷 8

川谷遺規補 序 月臺堂



詩作遺夫不

焉撫陳編而如揭愧負教之孔多因所已知勵所未逮  
珂質雖鶩鈍敢不勉旃乾隆己丑 鍾珂 謹識

訓俗遺規補目錄

卷之上

呂新吾雜著

顏光衷公鑑

賀陽亭雜著

高深甫尊生箋

卷之下

張圃翁聰訓齋語 恒產瑣言附

王朗川四戒彙抄

耕讀堂雜錄

王文山紀綱故事

川谷遺規補

目錄

月壹堂







用不如人他却學問強似人才識強似人存心制行強似人功業文章強似人較量起來那箇該媿耻親朋聚集戲謔歡呼把臂拍肩躡足附耳只是要慙慙親熱比黨阿狗纔號同心知己稍不稠穠便說淡薄這都是世俗態兒女情你看那有道交遊德業勸你成就過失責你改圖或說往古聖賢或論世間道理不出淫狎之言不許他人長短不約無益閒遊不幹詭隨邪事較量起來那箇是好友

直諫多聞之賢友便辟善柔之匪黨形容曲盡損益昭然

天與田土而詭稅天與子孫而隱丁天與聰明而濟奸天與勇力而逞暴天與富足而專利天與衣冠而害人天理已虧天刑罔赦

此謂之自作孽而人方以為得意也奈何

凶人為不善其初非與人遠也指五尺童子而謂之曰汝他日為盜未有不脆然怒者非佯怒也彼其惡盜之真情與不為盜之本心確乎其不可移也然穿窬刦殺者往往而是此其人何嘗不過童子之年哉欲心所豔一旦為迷邪念所積潛滋已久忽不自覺其至是也

是故為惡非天為善非命在我而已吾語人以善為性之當為惡為理不可為未必吾聽若夫為一善而此心快愜不必自言而鄉黨稱譽之君子敬禮之鬼神福祚之身後傳誦之子孫榮之為一不善而此心愧怍雖欲掩護而鄉黨傳笑之王法刑辱之鬼神災禍之身後指說之子孫羞之此二者孰得孰失夫有



小過而警聞小譽而喜是人人皆知善之當為奈何棄身於惡而陷此百凶乎

余作身家盛衰循環之圖始而困窮繼而悔悟因悔悟而習勤苦因勤苦而知節儉由節儉而漸至於富足富足之後則生驕滿習豪奢恣淫暴必至招禍變仍歸困窮此循環一定之理細玩此圖不惟知人事當修抑又知天道可懼也以天所生之物養天所生之人均衣平食俾各不至飢寒尚不可得况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飫甘饜濃踏繡鋪錦歌兒舞女醉月眠花畫棟雕梁乘堅策肥其狼籍暴殄之餘猶足以驅童僕而飽狗彘乃耕夫織婦早作夜勤祁寒暑雨黧身枯面枵腹攢眉兒羸女鬻終歲辛苦如馬牛而一家衣食如乞丐又瞽目殘軀孤兒獨

余欲為素封祇務子身作以備書之其止家置一室

形容曲尽如歡其面

官不系情景極矣

老菜色鶉衣為溝中瘠為道邊殍者在在有之彼富貴者之所棄餘乃不足者之所資以養命者也既不肯樂施予以益彼之不足又不能崇節儉以惜己之有餘天何親何私己何功何德而令久享此乎明者觀於目前其盛衰可歷歷指矣

身不嘗不足之味襲祖父有餘之業以享受為當然以儉素為耻事且施予則不能而慢棄則不甚惜焉積孽其切獲罪於天矣  
財者天下之財也流通之物專之不祥故其聚也以貪吝其散也以禍殃古今厚集多以禍散與其禍散也而累吾身孰若以善散也而積吾德乎

厚積之家其害有十一則審編屈之加之重徭二則貪墨垂涎



羅以他罪三則爲盜賊所睥睨性命不能自必四則爲鄉鄰所嫉妬幸其災而樂其禍五則爲士君子所鄙羞其俗而笑其濁六則爲天道所忌惡其吝而害其奢七則爲子孫之殃益其過而損其志八則爲亂世之憂棄之不忍攜之不能九則爲此身之累日籌算而夜煩勞十則爲臨死牽心憂後人不能保守自兄弟分而後各自爲家矣各子其子各孫其孫以至子孫又各子孫其子孫而後爲數百家矣乃有離心構怨如其所樂而惟禍之相幸甚則黨異族以自戕其本支吁薄矣他日稱諸人又未嘗不曰某與某一家也嗟乎所謂一家者顧如此哉此無他名分徒存而情不相洽故也

女兄弟相與十六七年適人者思在室者泣若不可以須臾離

久則但相與耳久則見而喜不見亦不相懷久則離間者得以行其言久則厭相與久則讐或勸之曰汝昔同胞也女兄弟亦自知之曰我昔同胞也然而無損於怨何也油然之情加以日隔之疎入以讒譖之言以堅其不可解之隙區區稱兄弟固無補也離合之際可畏哉

情以離而疎誼以遠而薄惟女兄弟更甚夫水有源塞其源則流絕木有本伐其本則枝枯祖宗者子孫之本源也而昏眊忽之常事弗舉精意不孚視神主一段木耳視邱墓一抔土耳本源是棄後何以昌吾身所自出薄若秋葉冷若餘灰與滅子絕孫何異乃美爾車裘華爾宮室懼樂爾妾子良心近死禽耳獸耳且賤卒貧家歲未嘗不數具酒食以宴



親友勸醉勸飽。竭力盡權。乃歲時生忌。祠墓前一設牲醴焉。仍可以樂妻孥。燕親友。何所勞費。乃視祖宗。不若親友。是尙得齒於人羣乎。是尙可笑談自若。立於天地之間乎。余故以此媿子孫之厚於身。而薄於祖者。

五鼎羅列。不能起父母。啜一羹。三醴奠酌。不能強父母。嘗一瀝。升降祠前。徘徊墓側。恨不一聲慟哭。徹於九原。故與其致敬於無形。不若承懽於眼見。與其傷心於今日。不如盡心於當時。余故以此悟子孫之厚於祭。而薄於養者。

祭時有此事。亡如存之心者。并亦少矣。豈不可慨。朝廷法度。是該遵守底。聖賢言語。是該聽信底。鬼神陰譴。是該恐懼底。鄉邦公議。是該畏忌底。

富後不足。記得那貧乏時。病後不謹。記得那危篤時。過後不懲。記得那羞辱時。困後不圖。記得那悔恨時。凡人骨肉之好。不終只要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又看得利字。過重。義字漸輕。故骨肉有所顧耳。

骨肉之漸疎。不如外人之日親。皆此故也。傳家兩字。曰讀與耕。興家兩字。曰儉與勤。安家兩字。曰讓與忍。防家兩字。曰盜與奸。亡家兩字。曰淫與暴。休存猜忌之心。休聽離間之言。休作過分之事。休專公共之利。喫緊在各求盡分。切要在潛消。未形子孫不患少。而患不才。產業不患貧。而患喜張。門戶不患衰。而患無志。交遊不患寡。而患從邪。不肖子孫。眼底無幾句詩書。胸中無一段道理。神昏如醉。體懈如癱。意縱如狂。

要言不煩。可謂一句。  
一理。  
產業門戶二句。冰凍解。款切。則不獨其解。



行卑如丐。敗祖宗成業。辱父母家聲。是人也。鄉黨為之羞。妻子為之泣。豈可入吾祠。莖吾塋乎。戒石具在。朝夕誦之。

顏光衷公鑑

有序。公名茂猷。字光衷。福建平和人。明崇禎進士官禮部主事。

天下雖有不孝之人。而稱之孝。則喜。稱之不孝。則怒。且愧。且於人前。矜名飾節。未敢如私居之放縱。是亦其良知。不汨沒處。充此良知。便是大孝。基苗只是積習相沿。不覺所以。依舊不孝也。須知其積習從何而成。為之切實指點。喚醒癡迷。則父之所以教子。子知所以自克。譬如攻賊。知賊所在。平定有期矣。顏茂猷題。

謹按。人雖愚悍。皆知不孝不可以為人。乃自少而壯。壯而老。習於不孝而不自知。故與其正告。以如此為孝。不

直斥之為不孝。則動我輩。然而不知。豈有也。

如反言以指其所以不孝之故也。顏光衷公鑑。一帙備言世間不孝有此數種。存人知每日膝下所行多不孝之事。庶幾有所醒醒而悔悔焉。

世有由小不孝習成大不孝者。一曰逞驕。二曰習慣。三曰玩縱。四曰恃恩。未嘗無真性。但驕則亡恩。而致怨。怨則積久而生嫌。漸見親恩之少。益覺怨親之深矣。是宜遇事提撕。急急喚醒。苦口警戒。時時猛改。勿謂親心仁慈。我可自恕。毋謂世情澆薄。我猶勝人。由偶爾之小不孝。以漸成終身之大不孝也。詳見人生必讀書有似孝而非孝者。父有過當。幾諫。有愆當克。蓋但知順親於情。而不知順親於理。或任其偏僻。而致戾於一家。或聽其恣睢。而取憎於鄉里。或護其陰私。而致干王法。得罪天地。縱親之欲。反



成親之惡。孝經以父有爭子爲安親揚名。不然卽身膺貴顯。愈揚親不義名。親得安乎。可謂孝乎。

五刑莫大於不孝。世多不孝之子。而未見有受不孝之刑者。只因父母心本慈愛。明知其子不孝。不欲聞之。有司富貴者。恐貽羞門戶。貧賤者亦望其反哺。曲爲忍隱。堂上吞聲飲恨。怨氣所感。是以里有不孝之子。傳聞不孝之事。咸指爲天雷所擊。蓋王法或可倖免。天刑終不可逃也。

又有一種廣結納好交遊者。捨堂上之聚順。結友朋之交。權異鄉遠省。累月窮年。覬人膏潤。名曰爲貧。爲養實則畜子奉妻。惡得爲孝。

以養親爲辭。營求名利。及得志獲利。鮮於雙親分上。有此實

事。士大夫清夜問心。所宜猛省。

乃父母之取厭於子孫者。則亦有數種。一曰守迂闊衣冠禮數。老人家不合時。當思班白之老。常在。家門之幸。所宜愛敬者也。一曰惜物力。耆年人備嘗艱苦。禁子孫濫用。當思爲誰艱苦。日所喫用者。是誰所留也。一曰苦厄弱起。止不便扶持。維艱。當思欲報劬勞。養兒待老。正在此時。一曰偏愛憎。少子少女。推給衣食。不免偏護。當思愛及童僕。尙應體心。况我同氣骨肉。誼應推分。倘於此處起一厭心。暫入不孝。而不自知。急宜回省。

人知父母因衰老。而取厭於子孫。則益當體親心。而無不孝之事矣。



又有前後之間嫡庶之際父母或有偏向為子者易生嫌怨此當委心付之期於必得歡心而後已韓魏公云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唇齒猶有齟齬父子兄弟豈盡如意親生兒女雖有時呵讓或忽畧欠缺過則忘矣而異生者遂執以求備展轉不化氣色間不覺拂怒縱百般調娛不能如無事時也卑幼尚不能化何況尊長交相責備

日甚一日事積一事左右近習構鬪其間即欲消遣而不能暫時擺脫觸則復起幾忘其為堂上雙親矣此仁人於弟不敢曰無怒無怨而曰不藏怒不宿怨也猜嫌有種浸入半句消咽不下遂至橫決矣

祖恐父誤  
乘恐乖訛

世有四種父母待孝尤切故不孝之罪特甚他人焉一曰老二曰病三曰鰥寡四曰貧乏父母壯盛時食息起居猶能自理暫失顧養尙克安然乃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楚傷風久病遍體不適遺溲叢穢席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也又如老境失耦寒煖誰問形影相對心話莫提有孝順兒孫頗能顧養猶將冷意暫托熱腸不幸而祖我母我者乘憤澈潑翁我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點骨血空博一生凄楚矣又有撫字則賈婚娶立竭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食而忍氣夜爨晨炊猶罵閉食紡績抱孫尙咒速死此數等老親為子孫者益當行孝倍於常兒勸化者亦應於斯更當喫緊云

悲涼殊甚不免淚落



謝倫遺規補 卷一  
又有父兄自幼愛惜子弟釀成不孝不弟之習者焉人之精神形色都從雙親分來試問在母腹中養的是母胎茹的是母血原不會有身一旦離裏出懷纔有性命無時無處不傍着父母歡笑啼噪舍父母則一無所爲合一堂的爹爹娘娘哥哥姐姐那是爾恩那是爾怨那是我非那是我是原是渾然一體迨後稍長不傍父母行立自家有一種跑跳的意思不傍父母喜怒自家有一種戲耍頑拗的意思不傍父母食息自家有一種想佳味求便宜的意思遂漸漸與父母隔了而爲父母者復不勤破此機挑他撥他無事時則撫之曰我的乖乖我的乖乖此便引動他毀譽根務外根了對兄弟則戲之曰我憐你我痛你便引動他妬忌彼我根了便成同胞不睦的氣象遇食物則戲之

曰你得多他得少便引動他饒口貪婪根了便成爭田爭貨的氣象稍有哀啼則慰之曰誰惹我兒子待我打他便引動他狼戾忍怨根便成了背公鬪狠的氣象漸開漸著連父母亦不能有其子兄亦不能有其弟平日所引誘其子者皆爲還向父母之具房戶笑語之間慣心習氣難平難釋父子兄弟默窺其微便不能歡歡喜喜由親而及疎積小以成大皆從此釀之噫爲父兄者固少防微杜漸之智而子弟因此而不孝不弟其罪更不可追矣

原係撫摩幼孩之常情慣語不知不覺暗種下不孝不弟根子孟母三遷程母於幼子爭跌皆此責幼子所以爲千古賢母也



有婢妾而爲生母者。生於貧賤之家。落在富貴之手。共衾同裯。之夕。少孤眠獨宿之夜。多正室賢慧。尙可勉強度日。若逢悍妬之性。終日惡聲相加。百般凌辱。辨一語卽嗔。犯分訴半句卽恨。教唆偶爾得胎。多方掩飾。幸而無恙。坐草臨盆。誰來看護。及至得子。加意小心。動曰恃子放肆。子有疾病。懷保調護。勤苦十倍。尋常幸而長大成人。享有妻子田房。那復知今日受用。都從生母血枯骨瘠。淚乾腸斷中來。爲子者當常想此情。居恒侍奉。盡心竭力。愛養發憤立志。勉圖一日顯揚。以報半生辛苦。庶親心稍慰。子職無虧云。

至於後母而子更易。遭不孝之名者。非母之性皆好虐。而其子皆不孝也。後母於子。分則親。而意多疎。子於後母。意雖疎。而分

則尊。但婦人性愚多執。不曰恩而曰分。不能先施吾愛。爲子者又曰。彼遇我寡恩。上下交爭於恩與禮之間。而不慈不孝之端。由此而生矣。是在爲子者。常常念從吾父者吾母也。吾盡吾禮者分也。豈論報施哉。有悍氣戾性者。吾得以禮周旋之。禮不能動者。吾以情通之。情不可通者。吾以誠感之。敬之所以盡其禮也。順之所以通其情也。愛之所以致其誠也。子自托於骨肉。母有不以骨肉視之者乎。夫世俗之變。子不得於母。由於情僞。而心疑。情僞則天性隔。心疑則間隙生。子母不協。婦姑愈睽。凡辭色禮節。衣服飲食貨財之類。皆足爲生嫌啟釁之端。果能小心以承之。無私以感之。至誠以格之。天下庶無不可事之繼母也。又有承嗣之子。於所後之父母。尤宜盡孝。如有不孝。其負恩忘



義爲更重焉。雙親垂白而艱嗣，孤嫠青年而守志，不得已或以猶子稱兒，或於本支立愛，或從禰祿相依，在嗣父嗣母，此生之命脈精神已全屬承嗣之子矣。爲人後者，割本生之愛，奉撫育之親，續妣祖而答恩勤，匪徒襲承祧之虛文，享承嗣之資產也。每因立繼之後，情事易遷，聚順偶乖，輒生嫌隙，更兼細人之媒孽，旁觀之覬覦，爲嗣子者，全在平日之委曲周旋，以至誠相感，不得以一言不合而生攜二之心，不得以一事偶乖而懷怨望之志，不得以不屬於毛，不離於裏，而存合則留，不合則去之想。承歡膝下，情必倍於所生，盡哀盡敬，喪祭慎終，禮更詳於沒後。上追一本，且篤念吾父之高曾，下念貽謀，惟求綿厥考之世澤，凜然於宗祧之攸關，不暇計遺資之厚薄，所謂爲後者爲之子。

庶少酌嗣父母撫育之恩於萬一也。嗣父母情或中變，此亦事勢之無可如何，必我爲之子者，授之以僚，漬之以漸，不能善承親意，以至是也。惟有自怨自艾，益致其愛敬之誠，以冀吾親之一悟，不可謂天下有不是之父母也。再無後之人，最堪憫惻，律載義子及女婿爲嗣父母所喜悅者，許其相爲依倚，不許嗣子用計驅逐，所以卹焚獨而軫無告也。雖異姓，不可以承祧，而義子奉侍日久，服勞已多，於父母之疾痛疴癢，必能體恤，不忍遠離。又親生之女，乃嗣父母一點骨血，彼旣無子，倍加憐惜，亦人情也。爲嗣子者，尤當體父母之心，爲心費財，宜推讓田產，宜量分往來交際之間，情文宜兼到，父母有厚待姊妹之處，悉遵親命，毫無間言。其待姊妹之夫與外甥兒女輩，如同胞骨肉之相



愛則謂可能順親心不愧爲人後者矣。倘有繼嗣之後，嗣父晚年有子爲嗣子者，更宜欣喜調護，相親相愛，以同胞骨肉視之。我旣幸吾親有子，親更樂幼子有兄，彼此相安相樂，豈非家門之慶事。倘稍有圖佔嗣產之心，而生妬忌殘忍之計，則致恨於嗣父母，更得罪於祖宗矣。此則不孝之尤甚者，未可謂本非親生，稍爲寬貸也。

人當晚年自揣得子甚艱，莫如及早立嗣，以杜後來紛爭。更宜如嗣約書明，向後晚年生子，或妾生子，亦不歸宗，同分財產。在嗣子相依旣久，親愛日篤，幾同屬毛離裏，不復作離異之想，并杜忌嫉之計。竊見世之多子者，未聞以子多分產爲慮。今旣艱於立子，又止許一子占產，不許兩子分產，何其謬。

也。况當無子而求嗣，旋因得子而棄去，於心安乎？於義順乎？律雖載有子歸宗之文，究無嗣父有子，嗣子不可不歸宗之文。世多執此，遂有無子則求繼，惟恐不得，及至有子，則逐之，惟恐不去，親族多不相服。嗣子亦不甘心，大非聯屬嗣子，保愛幼子之道。予以告嗣之案，多斷令并留，不斷歸宗，誠有慨乎其言之也。以此立義，然後可以責嗣子之不孝於嗣父母，及不容於幼弟之罪。

周公謹曰：武平產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其母抱持不少，寘捕者以藥矢斃其母，母中矢，度不能免，乃以乳汁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而死。捕者取其皮，痛鞭之，子極鳴而下，束手就獲。每夕必寢以皮，否則不可育也。觀此，則人不孝其親者，猿之

親之情，可知有子不  
知有母之慘，則  
呼回



不如也

見孫自有見孫福父母方知父母恩

孝莫辭勞轉眼便為入父母善毋望報回頭但看爾見孫 明

明開眼作夢急急回首是誰不必存意外想只可作如是觀

賀陽亨雜著

公名時泰字叔交號陽亨江夏人甘貧樂道教子義方為相國文忠公逢聖之父

謹按人之學問志節以自幼得於庭訓者為最切亦以

從艱難困苦中來為最真江夏賀陽亨先生家貧力學

規言矩行課其子文忠公逢聖志節矯矯及文忠公貴

顯人相持正不阿於父訓不稍差池當時傳為美談所

著思聰錄人模樣作師編蒙養條規詞不多而語語從

閱歷困苦而得益信文忠公立朝丰采淵源有自也今

於諸書中錄其居家居鄉之可法者以補訓俗所未備焉

士人讀書擲管思量作秀才一作秀才便軒然里閑閒些小氣

必爭些小利必就自待甚輕如何得長進若是有志之士思量

我既作秀才如何混過一生必不肯貪圖小利必不與小民計

較無論利名即位極人臣益當浩浩能容坦坦無欺俾鄉里可

敬可愛後是可法可則纔是充滿作秀才之分量又一等自恃

門第家中些小事便欲逞客氣說支持門面不知門面所以大

者是有好人好樣子若如此支持門面不過刻削元氣結怨鄉

里天理昭昭何益之有

寒微之家有驟興者必是先世積有陰德而自已心地好志氣

鄉家情態必必必  
可習何如多學



好所以能有今日。世人以為驟而不知先世之積德非一日矣。若視為今日驟起。回憶先世苦寒。不如意之入之事。今日思量報某讐。明日思量報某事。快某忿。鄉里側目。則元氣損傷。立見其瘁矣。

嘔起之家。最易有此設想。不知祖宗積累而興之甚難。子孫乘勢而敗之甚易。可懼可惜。

子弟必有知賢愚不肖之不同。順其性而教之。使各適其用足矣。何必強之使一。且性已生定。強亦不能從。徒兩苦耳。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材。鼓其氣。攻其病。

導性。導其義理之性。非氣質之性也。廣志。養材。廣其可以有為之志。養其可以有為之材。鼓氣。毋使萎靡而變遷也。攻病。

百書之紳

先攻其大者。次攻其小者。長善救失四字。不可缺一。所以人樂有賢父兄也。

李東谷云。知子莫如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醇疵。即可規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邪。他日自能成力。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邪。使其不肖。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邪。縱不能蓄儲以爲憑藉之地。亦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殃。世廼有明見其子不肖。猶挾兔狡而規利。逞鼠技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不待父之瞑目。而家貲已散屬之他人矣。

自童出就外傳。已讀大學。大學條目。蓋有八者。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今之宦遊。皆曰治國。皆曰平天下。然則八條目。獨此兩者。



讀作遺邦補 卷一  
為有位者之事其餘六件生人一日不能無者顧可徒溺章句而廢焉不舉乎。

讀書只是學問中一事作文又只是讀書中一事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反求默識而擴充之。

呂新吾曰學問大要須把天道人情物理世故古今因革識得透徹却以獨得中道理消之。

此尊德性而道問學功夫如此讀書自歸實用。

凡議論非諷刺亦非空言偶有見聞感觸利害不眩於前是非易於著見一切回護遷就胸次盡無或商確身心或辨難經史或區處政教或匡正事體自是詳悉穩妥若論之久記之熟應事時種種義理相逼而來小大常變皆可從容應之事有成績

過人遠矣。

論語一書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中行狂狷逸民隱士鄉愿鄙夫皆具時時誦習不知亦曾體認否。

子弟於讀四書時先將此幾種人如何如何明白指點將來法戒便有分曉不至悞入岐路。

事都是古人做過言都是古人說過後人只在擇其善者而從之耳。

李日宣巡按山西與七子講學曰後世學術吏治之病總是一箇虛字故欲以一實字挽回之又只是一箇欺字故欲以一箇真字喚醒之每於會中諸司在側多士在前必先以一段真實不欺之意披衷相告然後隨講書隨問學而次第闡發之時復



相勸勉。軫念民窮。戮力時艱。以不負所學。不負朝廷。是為諄諫。諸人士有點頭會心者。諸有司亦正色改容。以此知天下推真實。足以動物。此舉也可以訓士。可以課吏。並可拯世。卽此是仕。卽此是學。更無兩事。一切紙上月露。口角雌黃。皆畫脂鏤水。無裨於用也。

釋氏以意見為障礙。象山諸儒多附和之。予謂意見何傷。私意偏見不可有。若誠意真見。又安可無。無誠意真見。何以為學。何以為人。

好觀雜書。恐分精力。但雜書中亦有足廣識見。警身心。未嘗無益。在觀書者。擇取而善讀之耳。

湛甘泉曰。貧賤不薄於骨肉。富貴不加於父兄宗族者。誰乎。故

收拾人心。必原於祠廟。世降俗偷。人忘其祖。邸第之雄。田園之美。肥甘艷麗。以飽妻子。祖考所棲。與蟲鼠為伍。聽其鄙陋汙穢。可勝悼哉。

命運怨天。墳墓怨地。相貌怨父母。何不自怨。

世人有不如意。無不怨者。怨天。怨墳墓。並怨父母。獨不肯怨自己耳。

韓琦謂王安石非宰相器。士問何以知之。曰。嘗讀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也。

此至論也。忠獻公在政府。旌別賢奸。公爾忘私。有回天之力。無貪天之功。可謂不負所學。

所在地方。有好學篤行者。一人為之倡。率化誨嗣。是有志之士。



讀書論世。接續而踵行之。自然義理常明。賢才出風俗美。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擇里以仁為美。匹夫為善。可以化鄉人。皆此義也。

世人責備士大夫曰。好不明理。下不明理。字最當。蓋既為士大夫。未有尚不窮理者也。責備庸眾人曰。好不曉事。下不曉事。字最當。蓋庸眾人。但能習夫事耳。庸眾人無責矣。吾儒其自勉。自慎。以追此不明理之誚乎。

學問自然有用。用自有時。存要用之心。與必人之我用。皆不是也。

人心不古。天道好還。

法禁卒牛。原非孳生者多。耕農易於置買。益民甚大。非徒以傷

殘牛命。區區為一牛。作訴詞也。

白飯細嚼。嚼致糜爛。咽之滋心液。腹味無窮。益亦無窮。

讀書作事。無不如此。呂新吾呻吟語云。飯休不嚼。便噉話。休不想便說。可以參觀也。

陳士賢遇格言。即手錄於冊。以為力行之助。胡康侯性稍峻。釘

一小冊。讀書有覽字者。即錄之。呂東萊性亦隘。讀論語。至躬自

厚節。遂悟從緩。三先生皆自知。買性未純。而善變者。如此讀書。方算得變。

化氣質餘。可類推。仕者。原以利濟民生為事。但不可曲徇市恩。一傷大體。卒歸小

惠。治道不足觀矣。

賣菜傭擔菜。以市向晚檢點。餘得數錢。沽酒市脯。仰事俯育。稱



言作進夫補  
爲受用誠受用也吾儒腹笥五經筆抒名理一生受用不盡何  
至一人不能處一事不能辦一事不可行以視此傭赧當何如  
也

世之人惟知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四者爲切於人君臣之義以  
爲獨縉紳家爲急嗚呼何其日用不知也古人有言曰食我者  
君治理我者君之法試觀王下之人強不得以凌弱衆不得以  
暴寡富不得以欺貧貧不得以擾富居處之安阡陌之連有無  
之遷無適不可皆賴有君也是皆於人尤切也惟人不知其爲  
尤切故不知所以效其忠卽宦遊士人惟以爵位之及稱爲感  
恩圖報殊不知克躬厥職忠也各勤職業亦忠也輸納賦稅亦  
忠也效順朝廷亦忠也卽不犯有司亦忠也君恩與父母齊等

忠義兩字自三公至齊民皆不可復特顯晦之迹不同小大之  
分有異耳此君臣之倫所以冠乎四者而可謂其不切哉

看得君恩於民隨處皆是民之效忠於君盡義於君亦隨事  
皆是眼前至理指點親切喚醒愚民

蚩蚩小民耕田鑿井忘帝力於何有此特形容王民皞皞順帝  
則於不知者耳論民之於君實有不能一日忘者傳曰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易曰君子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孟子曰大人  
勞心勞心者治人又曰教稼明倫勞來匡直聖人之憂民如此  
則君不能一日忘民民豈可一日忘君哉天地生萬物天子養  
萬民天地有憾之處如雨暘失時則爲之修省祈禱年不順成  
則爲之發帑軫恤無事則籌積貯備荒歉有警則緝奸匪以靖



地方民所不能必得於天地者皆可望救於君。且農桑畜收井井區畫孝友睦姻淳淳勸勉民所望於父母之訓誨而不能盡者皆可以得之於君。且戶禁私派永豁窮丁蠲租減賦驅除匪類保全良民胥役不擾鼠竊潛消豪強斂迹勢宦不行凡官司之興利除弊無非君之令行禁止。田夫野老雖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日履地而不知地之厚舉其大概固無日不在昊天罔極中也。

農工商賈不見九重宮闕而四海之廣萬民之衆得以相安相樂以恬以熙羣享太平無事之福者何一非大君之賜哉勞農勸相之舉行水利河渠之興修魚鹽山海之公其利時使薄斂之著爲經爲民開衣食之源時食用禮等威上下之有制爲民

節衣食之流爲之條教而興孝與弟爲之誥令而節性防淫親親長長之各安其性鼠牙雀角之各釋其事害至而爲之禦患至而爲之防鋤強暴以安良善修武備以固疆宇擔夫牧豎鰥寡孤獨疲癯殘疾毋令失所事事皆帝力卽人人沐君恩也惟願芸芸而生者咸知君恩而油然而生愛戴之心肅然起忠敬之意農工商賈各安其業早完國課守公奉法不作奸慝以奸刑憲不逞私智以亂王章敬官長所以報君恩凜國法所以酬帝德君之養民如天則民事君如事天錫福者君王受福者萬民也。

高繼成先生有田百畝租入必先輸賦曰草莽中惟此有君臣

之義

以上三條出言行彙纂

別谷遺見甫

卷上 賀陽亭雜著

五

明遠堂



一本以作

世風不古民情漸薄感君恩而圖報稱以祇為居官受祿之士大夫言於小民無甚關切也。賀陽亭先生發明小民於君臣一倫甚切。王朗川所纂三則尤為周至。附錄之以曉愚氓。六諭颺言曰。拜佛朝山空勞奔走。不若堂前孝順父母。老宿官人見他須讓。不謂之曲尊敬長上。土長土生姓張姓李。總是一家和睦鄉里。光榮祖父興起家門。沒有別法教訓子孫。士農工商皆能成家。妄想無益各安生理。快活一世全不受虧。若要如此毋作非為。

六諭颺言鄉民最易動聽。賀文忠自幼熟聞。故入相後。以此致啟於父母官及鄰里親族也。

陳容駟曰。士大夫或累代科第。或崛起發越。不再傳而凌替。說

者或以為風水。或以為陰德。事誠有之。究其實而可據者。則在子孫之賢否。而子孫賢否。尤視乎祖父之貽謀。何也。子弟之習。尚視乎父兄。故身教為先。所謂留好樣於兒孫也。仕宦之家。其子弟更有異。隨父兄宦遊。見聞不患其不廣。人事不患其不熟。議論不患其不高。然虛驕之氣。未盡去也。夫門第之不足恃也久矣。立見行己一事有失。則人之責備較他人為倍嚴。蓋門高則驕氣逼人。族盛則人所共忌。少有微疵。眾共指之。必其學能加勤。行能加勵。僅得比常人耳。人情於子弟。魯鈍則憎惡之。俊敏則愛惜之。不知魯鈍者。循不敢有悖慢之心。或可免狂妄之行。惟聰敏巧慧者。才足濟惡。貴益長傲。人以為可喜。我正以為可懼也。倘不預加防檢。禁絕淨



誇則傲誕之氣漸長謙謹之意絕無溺愛過甚人人從旁竊笑而進見時反稱頌不已誰則於貴人前言其子孫之不肖更或自以子孫爲賢以人言爲誣雖彌天之惡祖父旣不覺察母氏又曲護其短是故黨羣小以凌人飾浮僞以致詞顛倒事理曲庇犯法卽因家世餘緒得一官而凌虐傲慢縱情敗檢旣乖家訓必干國法故共叔之死母實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也詒謀之善何如先文公言居家有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劉元城云人家子弟寧共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故養子弟如養芝蘭旣積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少律之以嚴繩之以法則長無不肖之悔矣。

朱

游首躬山以流放舟。

子孫秉賦有明昧有厚薄擇其勤敏者勵之以詩書嫻之以禮義教之以謙退迪之以忠君愛國之大義覺之以論理論治之格言俟其確有見地然後出而用世爲國家宜猷樹績庶可報國恩而振家聲其資質庸下者使之耕讀鄉居可也無慚形影方爲學欲砥廉隅正在貧得意時少說幾句會心處多讀數行士君子一言當百不可多言取厭虛言取薄輕言取侮不實心不成事不虛心不知事戶牖不掛假山水書室常懸真地圖假山水景致雖佳不知真輿圖卽近知遠不出戶庭而知天下情形所以貴於左圖右史也



高深甫尊生箋

公名濂字深甫浙江杭州人

謹按節飲食以養身省嗜慾以養心皆所以衛生而惟恐其損傷故謂之尊生也高君所著八箋本為修養家說法而名之曰尊生正合衛生之義今所錄者雖兼及釋老家言而於聖賢誠中形外之理正心修身之道意可參觀理不相悖學者即此可以得衛生真諦毋以其為修養家言而忽之未載處境濟世諸條尤見心無愧怍有濟民物非釋老之談玄說空比也

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心境何等平靜世人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事即怨天心忿志勞無一時之寧泰是豈安命順時之道

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心不可不憂

二條該括聖賢修身立命率性修道之工夫絕非釋老空寂放誕之異論

佛言苦樂逆順道在其中夫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聖賢隨遇而安何有苦樂逆順之異苦樂逆順以吾道處之則無不可

此即素位而行之境地無不自得之學問也  
衣垢不渝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渝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吾人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限者命也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則常不足惟介以植內和

前截語



以應外聽其自來以安命也。

泛交不若寡交多求不若慎守。

人心思火則體熱思水則體寒怒則髮豎驚則汗滴懼則肉顫愧則面赤悲則淚出慌則心跳氣則麻痺言酸則垂涎言臭則吐唾言喜則笑言哀則哭笑則貌妍哭則貌媿又若日有所見夜必夢擾日有所思夜必譫語夢交則泄精氣怒則發狂此皆因心而生者也可於靈君使令一刻不在絳宮以統百屬乎病從心生咎皆自取此卽聖賢內省不疚養心莫善於寡欲之義。

惡人害賢猶仰天吐唾唾不至天還墮自身。

惡人害善人還以自善仰天吐唾之喻甚精切。

人居塵世難免營求雖有營求之事而無必得之心則有得無得心常安泰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卽少憂不積則無失迹雖同人心常異俗。

寒山子曰修性之道除嗜去慾蓋神保和所以省累也內抑其心外檢其身所以寡過也先人後己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也善推於人不善歸己所以養德也功不在大過不在小所以積功也然後內行充而道在我矣。

益州父老曰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使心不亂求心不狂思不貪嗜慾不著迷惑則心先無病矣心若無病難五臟六腑雖有病不難療矣。

北宮子曰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



蓬室若廣夏之蔭乘其輿輅若文軒之飾終身怡然不知其爲貧也

稽叔夜云服藥求汗或有勿獲愧情一發益然流溢是皆情發於中而形於外也因知喜怒哀樂寧不傷人故心不撓者神不疲則氣不亂氣不亂則身泰壽延矣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凶

文中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陳山人逍遙說曰治亂運也賢否道也壽夭數也遇不遇時也世有才智不相上下而所遇頓殊覽此足以自慰

東坡居士曰自今日已在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可不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

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袁氏世箴仕者事上官如畏友視吏胥如僕隸撫良民如子弟則無往而非學矣居家者事親如君敬尊屬如上官待兄弟如親賓同儕慈幼少恤耕役如百姓御奔走使令如吏卒而少加寬焉是亦爲政矣

貪生畏死人與物同也愛戀親屬人與物同也當殺戮而痛苦人與物同也所不同者人有知物無知人能言物不能言人之力強物之力微物以其無智不能庇身以其不能言不能告誦因謂物之貪生與我輕重不等遂殺而食之凡一飲一食不得肉則不美至於辨一食又不止殺一物也食鳩鴿鶴雀者殺十餘命方得一羹食蚌蛤蝦蟇者殺百餘命方得一羹又有好美



味求適意者則不止據現在之物順平常之理殺而食之或驅  
役奴隸遠致異品或畜養雞魚犬彘擇肥而旋殺生蟹投糟欲  
味人鰻魚造膾欲有經紋聚岸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  
瀝血炭炙鴛掌血積掌厚祇求味美罔知造孽互相效尤以為  
飲食合當如此深思痛念能不驚懼

佛言受即是空受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  
筋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惟為善事既  
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是在為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  
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  
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為  
無懈意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讐之罪

救災救難不如防之為易療疾治病不如避之為吉今人不思  
防之於先而思救之於後不思避之於先而務藥之於後何見  
之左也

君子之於善也無小而不崇於惡也無微而不改改惡從善是  
藥餌也有德者雖處幽暗不敢為非雖居榮祿常虞為惡外無  
殘暴之事內無疾病之侵矣

象山要語曰精神不運則愚血脈不運則病

天之助人為善也至快至周而畧無毫髮之或愷天之報人之  
惡也亦至信至密而畧無毫髮之或漏遠計當自見爾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懼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凡人傷巧則可悔之事多守拙則可悔之事少

知止自能除妄想安貧須要禁奢心良田千頃日食二升大厦千間夜眠八尺

治生莫若節用養生莫若寡慾

瓦盆注酒與傾金注酒同一醉也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簟與繡衾玉枕同一寢也布袍蒲絮與貂裘狐貉同一煖也蔬食菜羹與烹龍炮鳳同一飽也如此則貧賤富貴可以一視矣

小人詐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悅之者衆君子誠而拙似迂而直故人知之者寡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爲

顧東橋公著左右二警詞左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任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右曰好辨以招尤不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素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姪不若韜智以示拙

崔子玉座右銘曰毋道人之短毋忌人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毋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在涅貴不淄暖曖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范堯夫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



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必得危辱旋臻含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筆歌百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奢喪軀然則斯食之陋其可忽諸

龍舒居士曰人生時父母妻子屋宅田園牛羊車馬以至微細等物不問大小或祖傳於己或自己營為而得或子孫或他人為己積累而得色色無非己物窗紙雖微被人搥破猶有怒心一針雖小被人將去猶有各意倉箱既盈心猶不足舉眼動步無非着愛一宿在外已念其家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無不掛懷一日大限來到盡皆拋去雖我此身亦棄物也况身外者乎靜言思之恍如一夢莊子云有大覺者然後知此其大夢也

福生於清儉德生於謙退道生於安靜命生於慈和患生於多慾禍生於多貪過生於輕慢罪生於不仁戒眼莫視他非戒口莫談他短戒念莫入貪淫戒身莫隨惡伴無益之言莫妄說不干已事莫妄為尊君王孝父母禮賢能奉有德別賢愚恕無識順物來而勿拒物既去而不追身未遇而勿望事已過而勿思聰明多昧暗算計失便宜損人終有失倚勢禍相隨戒之在心守之在志為不節而亾家因不廉而失位勸君自警於生平可歎可警而可畏上臨之以天神下察之以地祇明有王法相繼暗有鬼神相隨惟正可守心不可欺

人生太閒則邪念竊生太忙則真性不見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



治家最忌生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吝人多不知也鄙吝之極必生奢男

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俗情濃豔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絆處斬得下斯學問得力處

清修之士與無厭之徒往往好言貧但貧一也守之則高談之則俗胡文定公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

讀書不學聖賢爲鉛槧備居官不愛子民爲衣冠盜講學不尙躬行爲口頭禪富貴不思種德爲眼前花

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

屈已禮賢下士不言忘勢

總看得數者皆道理所當然職分所當盡不然則意見之私則狗飾之念皆於官箴有忝

饑寒所逼雖志士未免求人但求之有道患難所臨卽聖人亦有死地顧死之有名

喜以文字詈人者巫蠱之見也喜以文字諛人者星相之術也炎涼之態富貴更甚於貧賤妬忌之心骨肉更甚於外人此處若不當以冷眼御以平氣鮮不日坐煩惱障中矣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必有奇窮做人無一點真懇念頭便成箇偽字事事皆虛涉世少一段靈

活機趣便是箇木人處處有碍



逆我者只消寧耐片時便到順境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忍亦有辨畏勢而忍者不足為忍無可畏之勢而忍者是真能  
忍者

天下可憐之人皆不自憐之人故曰無為人所憐天下可愛之  
物皆人所共愛之物故曰不奪人所好

朱叔元曰舉事毋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  
論名節則緩急之事小較生死則名節之論微

聰明本是陰隲助陰隲引入聰明路不行陰隲使聰明聰明反  
被聰明悞

向於壁間見此四語不知何出細玩有味可以喚醒世之自  
逞聰明不講心地者矣

有問明道先生神仙之說有諸曰白日飛昇之類則未之見若  
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  
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餘千詹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綜史氏百家言  
及先儒治心養性之學曰吾之身存乃得以究吾之學則道家  
所謂留神保氣者不得而畧也或曰子儒者從事如此得無聖  
門所不取乎應之曰人所以有生者受命於天也儒者欲全其

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所賦之氣理與氣豈二物耶吾所謂養  
其生者非獨以蓄吾氣也欲氣之神明有以充其實理之光大  
也鄉黨一章其言服食起居之法甚備非以安其身者固所以  
保其性與惟聖賢行之於日用之常而道家雜之以數術於是

明道先生  
尊生箋



言作道非  
為不同爾

真西山有衛生歌即此義也

薛文清曰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為可以延壽強壯者恃其強壯恣意傷生則禍可立待豈非命雖在天而立命在己歟

人咸以無病無事為福究而論之病不可多耳亦不能無事不可多耳亦不可無固有因無病則流於縱肆無事則狂於怠荒者矣時有病則知所儆戒或有事則有所操持保身保家未必不自有病有事中來未可槩以無病無事為福也

鄺子元在翰林外補十餘年不得賜環侘傺無聊遂成心疾問真空寺僧治之僧曰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妄想有三

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乃畏首畏尾猶豫不決此現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遂告老歸田或期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未來妄想也能照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

釋家清淨說法即儒者養心正論官場對症藥也

千般營運不如淺種深耕死後披麻不如在生孝順結義他人不如周全骨肉買命放生不如存心戒殺發願修行不如還了宿債千般計較不如本分為人

多行陰騭事莫作身後窳陰騭不在修寺設醮誦經念佛也在



自己不肯昧心欺人當樹隱處勉力行之利濟人物但行濟人  
之事不可存望報之心

行善不求知濟人不望報所以謂之陰騰眼前作惡即身後  
冤也周蓮峯曰仕宦勢豪家尤多此冤

爭名利要審自家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妬忌之念擇門戶  
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拉扯之計

曹月川構勤苦齋書其戶曰勤勤勤不勤難為人上人苦苦苦  
不苦如何通今古喜談人善惡稱人惡有稱人善者喜動顏色

問其始末記念不忘有稱人惡者佯若不聞或舉言以沮之終  
身不以語人

韓文公曰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為善雖有

形迹然對症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

凡勸人而使人有所感動雖無奇功久必有效

世人動曰塵世苦海不知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谷  
樵謳世並不塵海並不苦彼為榮利纏縛自尋塵苦耳

知足歌云思量事累苦閒著便是福思量饑寒苦飽暖便是福  
思量疾病苦康健便是福思量危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監禁

苦安居便是福思量死來苦活著便是福也不必高官厚祿也  
不必堆金積玉看來一日之間許多自然之福只因看不破終

日自蹙蹙本是無事人討得惱心曲本是溫飽人弄得缺衣食  
本是強健人縱得病拘束本是平安人惹得危險辱本是長壽

人作得死催促世間有幾人會享自然福我勸世間人不要不



農家壁上四絕

知足

湖南山中農家壁上有詩四絕不知作者為誰意甚警策一日  
鵲噪非為喜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聲中二曰耕牛  
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三曰翠死因毛  
貴龜亡為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四曰雀啄復四顧燕  
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壁上詩句書者無心看而動念未必無益是亦以善及人也  
若滿壁淫詞亂道者作孽亦不少矣

四留銘

王伯大四留銘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  
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  
子孫

六悔銘

方便名言

寇萊公六悔銘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  
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陸平泉方便名言人皆要便宜我獨學喫虧非人皆伶俐非我  
獨癡呆我使人不便我宜人不宜誰人肯喫虧循環相報施縱  
人不還報彼蒼安能欺我見便宜者往往多喫虧身命多短折  
子孫隨式微挾智逞詐術乘權恣營為那知冥冥中盈滿禍相  
依我見喫虧人往往多便宜知白務守黑知雄務守雌那知冥  
冥中謙虛福所歸使人乃自便宜人乃自宜命緣本淺薄積善  
天可移若復造惡孽凶禍當益滋如彼富貴人更須學喫虧同  
生天地間我獨享榮肥須有大功德可以留天禧即如尋常人  
福澤難久居况復愛便宜鬼神將矚之近身遠兒孫悔後將安



言作道夫不  
追我勸富貴人更須學喫虧  
尋方便在濟貧饑寒良可憫推解莫厭煩  
尋方便在敬老光  
景逼桑榆居食須安飽  
尋方便在解紛羣小喜相構調和仗  
端人  
尋方便在申枉鑿彼覆盆冤周全脫羅網  
尋方便在  
憐才美哉後來倘勿惜齒牙推  
尋方便在矜愚昏柔莫輕侮  
啟翼須勤劬  
尋方便在恤孤伶仃悵無依顛危亟相扶  
尋  
方便在撫下僕役皆人子百事從寬大  
尋方便在掩骸白骨  
雖已朽游魂實堪哀  
尋方便在除惡寧獨忍斯人惡誅良民  
樂

言淺而義該人人當行時時可行於居官尤切  
勸世人九不得云好事本該做私心做不得你若做好事別人

分不得忤逆不孝順天理容不得閭里不和睦人情怨不得王  
法鎮乾坤犯了饒不得田園千萬頃惹禍保不得銀錢堆滿屋  
臨死帶不得靈前陳水陸一箸動不得命運不作主却也強不  
得

陳眉公醒世三十六語一生都是命安排求甚麼命裏有時  
終須有鑽甚麼前途止有這些路急甚麼不禮爹娘禮世  
尊諂甚麼弟兄姊妹皆同氣爭甚麼榮華富貴眼前花戀  
甚麼兒孫自有兒孫福愁甚麼奴僕也是爹娘生凌甚麼  
當權若不行方便逞甚麼公門裏面好修行兇甚麼刀  
筆殺人終自殺唆甚麼舉頭三尺有神明欺甚麼文章自  
古無憑據誇甚麼他家富貴生前定妬甚麼前生作孽今



言俗道夫不  
受苦怨甚麼。補破遮寒暖卽休擺甚麼。纔過咽喉成何物  
饑甚麼。死後一文將不去慳甚麼。前人田地後人收占甚  
麼。聰明反被聰明悞巧甚麼。虛言折盡平生福謊甚麼。  
贏了官事輸了錢訟甚麼。是非到底自分明辨甚麼。人世  
難逢開口笑惱甚麼。暗裏催君骨髓枯淫甚麼。十箇下場  
九箇輸賭甚麼。得便宜處失便宜貪甚麼。治家勤儉勝求  
人奢甚麼。人爭閑氣一場空恨甚麼。惡人自有惡人磨憎  
甚麼。冤冤相報幾時休讐甚麼。人生何處不相逢狠甚麼。  
世事真如一局棋算甚麼。誰人保得常無事誚甚麼。穴  
在人心不在山謀甚麼。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小甚麼。  
語皆淺近最易動人故曰醒世。

劉念臺曰爭忿最難忍若忍得過去却有許多受用不能忍而  
致患禍所謂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也苟念及此忿心自息  
歲逢水旱流離滿道仁人君子諒皆垂慈然非虛爲歎息已也  
或曰俟其有而與之何時是有待其有也骨已朽矣分一二口  
食積之亦可救饑施一二文錢積之亦可度命若以善門難開  
恐其不繼密持錢米於流民往來之地隨緣給之老幼殘疾者  
加之不居名不露相救得一人是一人施得一日是一日囊罄  
則止何慮其不繼也  
問欲救人而財物不能奈何曰救人不徒在財物或待白其冤  
或解釋其事或以一人倡衆人或以此勸掖富貴有力者爲之  
皆救人大德也



節吾一日之肥甘以飽枵腹其為肥甘孰大焉省吾一衣之文  
繡以蓋裂膚其為文繡也更美焉減吾一事之玩好以濟無聊  
其為玩好尤佳焉

或問吾人處世思前慮後有許多勾當未免為慮奈何心齋先  
生曰何不以不了了之心之法隨身有無隨身豐儉高還高  
下還下有餘還有餘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妄之想分外之  
求則身家之念一時俱了若不於了處了只在事上討求完全  
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隨遇而安不弄巧不強求皆了心之謂也

人只言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人只言人心不平不知自  
心更不平識得自心方可說人心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始知無病之樂矣無事之家不知  
其福也事至始知無事之福矣

命由心造今人多將一生妻財子祿及流年月建預推一冊以  
為左券如命該顯達者自謂必得功名詩書不必苦讀也命該  
富饒者自致豐亨食用不必經營也一生無禍者竟放心行險  
恃以無恐也終身少病者遂恣意荒淫可保無虞也是命章命  
人嚙志失業不加修省何其拘泥不通也是猶炊飯待火而不  
知其有燈也故命之一字夫子罕言之

心不光明點甚燈意不公平看甚經大秤小斗喫甚素不孝父  
母齋甚僧妙藥難醫冤業病橫財不富命窮人

語甚警切足以喚醒愚惑



言作遺規補卷之一  
常興一老布衣平時好狡自號清客書門對一聯云心中無半點事眼前有十二孫其隣人嘲之續其下云心中無半點事兩年不曾完糧眼前有十二孫一半未經出痘聞者皆笑

訓俗遺規補卷之上終

訓俗遺規補卷之下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子鍾珂  
姪鍾琛

孫蘭森同編校

張圃翁聰訓齋語

恒產瑣言附  
公名英字敦復號圃翁安徽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由翰林官至

文華殿大學士諡文端

謹按周書云聰聽祖考之懿訓先知稼穡之艱難蓋祖父閱歷艱難子弟席父兄之勢安常處訓漸忘艱難困苦之事至於田土稼穡則尤視為鄙俗事而不知務矣張文端公所著聰訓齋語恆產瑣言無非望子弟恪遵先訓知稼穡艱難為之耳提面命今者仕宦盈門已歷數代而其子弟皆樸純謹厚一秉祖訓未見有虛誇浮



靡之習此海內所共推也至於文端公及文和公兩世相國處世悉秉謙和居鄉惟崇篤厚官情恬退學術純雅見於政事文章者不可勝數錄其教家涉世諸條爲今之宦族勸噫宦族如此士庶之家更當勉矣故以補於訓俗也

間適無事飽煖衣食鎮日不親書卷心思無所棲泊勢必神情顛倒妄想生嗔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也

不讀書者心中無主見識不廣故有此患

自來拂意之事自不讀書者見之似爲我所獨遭極其難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於此者卽如東坡先生當時憂讒畏譏困頓轉徙潮惠之間跣足涉水居近牛欄是何如境地又如

書後後矣而不勝其感  
此句有未以之而也

白香山之無詞陸放翁之忍饑此皆千載聞人而所遇皆如此誠一平心靜觀則人間拂意之事可以渙然冰釋若不讀書者但見我所遭甚苦怨尤日積嗔怒不寧其苦更甚故讀書可以增長道心爲頤養第一事也

庸人多求多欲不循理不安命多求而不得則苦多欲而不遂則苦不循理則行多窒礙而苦不安命則意多怨望而苦是以跼天踏地行險徼幸如衣敝絮行荆棘中安知有康衢坦途之樂

安寢乃人生最樂冬夜以二鼓爲度暑月以一更爲度每笑人長夜酣飲不休謂之消夜夫人終日勞勞夜則宴息何以消爲入夏早起天地清旭神清氣爽有事可爲失之可惜廢時失業



言作遺夫不  
人不知覺耳

景行錄云觀寢興之早晚可識人家之興替

居家最宜早起倘日高客至童則垢面婢則蓬頭庭除未掃寵  
突猶寒家長晏起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僞何所不至

向晦休息晝夜之道人事之常有事不暇假寐情非得已夜  
何用消且一日之計在於寅俾晝作夜神昏顛倒不祥之象  
居家居官均宜戒此

人家童僕不宜多畜但有得力二三人訓諭有方使令得宜未  
嘗不得兼人之用太多則彼此相譏恩養必不能周教訓不能  
及反不得其力且此輩當家道盛則倚勢作非招尤結怨家道  
替則飛揚跋扈反唇賣王勢所必至于欲令家僕皆各治生業

可省遊手遊食之弊不至於冗食爲非也

宦後僕多勢難使之枵腹服役各有營業庶幾衣食不缺不  
至於倚勢非爲亦定備緩急之用不至於流落逃散

昔人論致壽之道曰慈曰儉曰和曰靜人能慈心於物不爲一  
切害人之事卽一言有損於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  
命慎剪伐以養天和無論冥報不爽卽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  
氣自然災疹不干可以長齡矣人生福享皆有分數惜福之人  
福常有餘暴殄之人易至罄竭老氏以儉爲寶不止財用當儉  
一切事常思節嗇省約之義方有餘地

珍異之物決不可好磁器尤不當過求精美磁佳者必脆薄一  
醜值數十金童僕捧持易致失手朋客歡譙亦鮮樂趣此物在



以今之豪華家以爲何

席賓主咸有戒心何適意之有磁取厚而中等者縱有傾跌亦不甚惜斯爲得中之道也海內有名玩器皆不可蓄從來買禍招尤尤所不免

貴異物而賤用物作無益而害有益皆好古玩者之惑也予於歸田之後誓不著緞不食人葷惟著絨褐山繭文布湖紬期於適體養性冬則羔裘夏則焦葛一切珍裘細縠悉屏棄之不使外物妨我坐起也吾鄉米價一石不過四錢今服履價已倍之是一人而兼百餘人糊口之具乃竟以爲日用尋常之物無論物力不及卽及亦不當爲故深以爲戒

惜費之事小惜福之理甚大

予性不愛觀劇在京師一席之費動踰數十金徒有應酬之勞

敬服先師之心

絕無酣適之趣不若以其費濟困賑急爲人我利溥也六旬之期老妻禮佛因念誕日例當設梨園宴親友吾家既不爲此胡不將此費製棉衣袴百領以施道路饑寒之人乎予笑而許之京官優觴一日酌應糜費祇見其苦未見其樂也至於鄉居若有稱慶演劇之事近村男婦老幼羣赴劇場廢時失業本村款待費累更不可言莫如將演劇之費置衣推食以濟饑寒之人如有力或將應修橋路獨力修葺永利行人其爲慶祝也不更大乎是當師文端公之意而推廣行之者也

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貴曰富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爲福不善處之則足爲累也夫高位者責備之地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患之場謗訕之的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

訓谷遺見補

卷下 聰訓齋語

四

月臺堂



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疎。惟使已無大謫過。而外來者平  
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夫人厚積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  
之怨望。童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劫取。小而穿窬之鼠竊。經商  
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子弟之浪費。種  
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爲累。則取  
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當淡。而不必深恃。以累心思。  
我既有此財貨。彼貧窮者。不取我。而取誰。儉於居身。而裕於接  
物。概於取利。而謹於蓋藏。此處富之道也。子孫之累尤多少。  
小則有疾病之累。稍長則有功名之慮。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  
交匪類之慮。一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饑渴之慮。以至由子而  
孫。展轉無窮。年壽既高。子息蕃衍。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事。

賢愚不齊。升沉各異。聚散無恒。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友教之。  
謙讓教之。立品教之。讀書教之。擇友教之。養身教之。儉用教之。  
作家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爲縈心。聚散苦樂。父母不必憂  
念。成敗但視。已無甚刻薄。後人當無悖出之患。已無大偏私。後  
人當無攘奪之患。已無甚貪婪。後人當無蕩盡之患。至於天行  
之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慎調治。延良  
師。謹教訓。父母之責盡矣。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子孫之道也。  
鄉里間。荷擔負販。及傭工小人。切不可取其便宜。此種人所爭  
不過數文。我輩視之甚輕。而彼之含怨甚重。每有愚人見省得  
一文。以爲得計。而不知此種人心。忿口碑。所損實大也。待下我  
一等之人。言語辭氣。最爲要緊。此事甚不費錢。然被人受之。同



於實惠只在精神照料得來不可憚煩易所謂勞謙是也

昔人有戒飯不嚼便噉路不看便走話不想便說事不思便做洵為格言予益之曰友不擇便交氣不忍便動財不審便取衣

不慎便脫推而廣之其義無窮

與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須有益於人便是善人予偶以忌辰著

朝服出門巷口見一人遙呼曰今日是忌辰予急易之雖不識其人而心感之如此等事在彼無絲毫之損而於人為有益人能處心積慮一言一動皆思益人而痛戒損人其人必為天地

之所佑鬼神之所服此理之最易見者也

世家大族稍能謙謹儉素人不見稱則曰世道不古世家子弟難做此未深明於人情物理之故者也里閭之間信世俗之言

不過曰漸不可長不過曰後將更甚是大不然人孰無天理良心是非公道揆之天道有滿損虛益之義揆之鬼神有虧盈福

謙之理自古只聞忍與謙足以消無窮之災悔未聞忍與謙翻以釀後來之禍患也欲行忍讓之道先須從小事做起受得小

氣則不至於受大氣喫得小虧則不至喫大虧凡事最不可想古便宜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便宜者天下之所共爭也我一

人據之則怨萃於我矣我失便宜則眾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乃終身得便宜也

世俗謂讓入則人欺之有尊長戒其卑幼無多讓者極為亂道以世俗論富貴家子弟理不當為人所侮稍有拂意便自謂我

何如人而彼敢如是以加我從傍人不知義理用一二言挑逗



之遂爾氣填胸臆奮不顧身全不思富貴者眾射之的也羣妬  
之媒也諺曰一家溫飽千家怨忿惟當撫躬自返我所得於天  
者已多彼同生天壤或係親戚或同里閭而失意如此我不讓  
彼彼顧肯讓我不乎嘗持此心深明此理自然心平氣和卽有拂  
意之事逆耳之言如浮雲行空與吾無涉願以此爲熱火世界  
一帖清涼散也

仕宦之日雖極清苦畢竟畧有交際子弟習見習聞由之不察  
若以此作田舍度日之計則立見其仆蹶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人生第一件事莫如安分分者我所得於天多寡之數也古人  
以得天少者謂之數奇謂之不偶可以識其義矣董子曰與之  
齒者去其角附之翼者兩其足齋於此而豐於彼理有乘除事

無兼美每從旁冷觀未有能越此範圍者

恆產瑣言

三代而上田以井授雖至貴鉅富求數百畝之田貽子及孫不  
可得也後世旣得給價書契而買之矣國家版圖聽人畫界分  
疆使後人善守而不輕棄財子孫百世斷不能爲他人所有深  
念及此其不思所以保之哉

天下之物有新有故屋久而頽衣久而敝滅獲牛馬服役久而  
老且死獨田之爲物雖百千年常新卽農力不勤土做產薄一  
經糞溉則新矣或荒蕪草宅一經墾闢則新矣多興陂池則枯  
者可以使之潤勤耨茶蓼則瘠者可以使之肥亘古及今無有  
朽蠹頽壞之慮是洵可寶也

彼我一概

一本財作  
則



房產更有四種之  
可也

子與友人陸子洵若談及謀生之計陸子曰予閱世故多矣典質貿易權子母斷無久而不弊之理始雖乍獲厚利終必化為子虛惟田產房屋二者可持以久遠以二者較之房舍又不如田產何以言之房產乃向人索租錢長短不一易有爭較之事佃戶秋穀登場必先完田主之租而後分給私債取其所本有而非索其所無與者受者皆可不勞且力田皆愿民與市厘商賈之狡健者不同以此思之房產殆不如也予至今有味乎陸子之言

今人家子弟鮮衣怒馬恆舞酣歌一裘之費動至數十金一席之費動至數金不思吾鄉十餘年來穀賤竭十餘石穀不足供一筵渴百餘石穀不足供一衣安知農家作苦終年露體塗足

豈易得此百石况且水旱不時一年收穫不能保諸來年以如玉如珠之物而賤價難之以供一裘一席之費豈不深可懼哉古人有言惟土物愛厥心臧故子弟不可不令其目擊田家之苦開倉羅穀時當令其持籌使稍有知覺當不忍於浪擲奈何深居簡出但知飽食煖衣絕不念物力之可惜而泥沙委之哉天下貨財所積則時時有水火盜賊之憂珍異之物尤易招尤速禍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積而不能高枕而臥獨有田產不憂水火不憂盜賊雖有強暴之人不能竟奪尺寸雖有萬鈞之力亦不能負之而趨千頃萬頃可值萬金之產不勞一人守護即有兵燹離亂背井去鄉事定歸來室廬畜聚一無可問獨此一塊土張姓者仍屬張李姓者仍屬李芟夷墾闢仍為殷實之家

則谷遺規補

卷下 恒產瑣言

月望堂



是亦波我一敵

種、是見田家可  
以係久而城市  
朝李魯法

嗚呼舉天下之物不足較其堅固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田產出息最微較之商賈不及三四然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歲  
計不足世計有餘嘗見人家子弟厭田產之生息微而緩羨買  
易之生息速而饒至鬻產以從事斷未有不全家蕩費者無論  
愚弱者不能行即聰明強幹者亦行之而必敗  
人思取財於人不若取財於天地余見放債收息者三年五年  
得其息如其所出之數其人已嘔嘔有詞矣不然則怨於心德  
於色浸假而並沒其本間有酷貧之士得數十金可暫行於一  
時稍裕則不能矣惟田地則不然薄植之而薄收厚培之而厚  
報或四季而三收或一歲而再種中田以種稻麥旁畦餘隴以  
植麻菽衣棉之類有尺寸之壤則必有錙銖之人故曰地不愛

寶此言最有味始而養其祖父既而養其子孫無德色無倦容  
無竭歡盡忠之願有日新月盛之美受之者無愧怍享之者無  
他虞雖多方以取而無罔利之咎不勞心力不受人忌疾  
田產不可鬻而世之鬻產者比比而然聰明者亦多為之其根  
源多在債負債負之來由於用度不經不知量入為出至舉息  
既多計無所出不得不鬻累世之產故用度不經者債負之由  
也債負者鬻產之由也鬻產者饑寒之由也欲除鬻產之根則  
有陸梭山量入為出之法始無舉債之事若一歲所入止給一  
歲之用一遇水旱則產不可保矣

古人之意全在小處節儉大處之不足由於小處之不謹月計  
不足由於每日之用過多也此外則有賭博狎邪侈靡其為敗



壞者無論矣更有因婚嫁而鬻業者夫有男女則必有婚嫁只當以豐年之所積量力治裝奈何鬻累世仰事俯育之具以供一時之華美豈既婚嫁後遂可不食而飽不衣而溫乎處承平之日行量入爲出之法自不致狼狽困頓而爲鬻產之事惟一遇兵燹水旱則必逃亡逃亡則田必荒蕪此時賦稅必多而且急數端相因而至有田之家其爲苦累較常人更甚此時輕棄賤鬻以圖免追呼必至之勢也然天下亂離日少太平日多及其平定則產業既鬻於人向時富厚之子今無立錐矣此時當大有忍力咬定牙根平時少有積蓄或鬻衣服或鬻簪珥藉以完糧打疊精神招佃闢墾凡百費用盡從吝嗇千辛萬苦以保守先業大約不過一二年過此凶險仍可耕耘收穫不

失爲殷厚之家譬如熬過隆冬沍寒春明一到仍是柳媚花明矣此際全看力量

產不可鬻而守之有道不可不講不善經理付之童僕之手任其耗蠹積日累月沃者變而爲瘠潤者化而爲枯稍瘠者化而爲石田田瘠而畝不減入少而賦不輕平時僅可支持一遇水旱催科則立槁矣是田本爲養生之物變而爲累身之物且將追怨祖父留此累物以貽子孫予見此亦不少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欲無鬻產當思保產欲保產當使盡地利盡地利之道有二一在擇莊佃一在興水利諺云良田不如良佃此最確論良佃之益有三一在耕種及時一在培壅有力一在畜洩有方古人言農最重時早犁一月有一月之益故冬最良春次之早種



言作述夫補 卷下 明遠堂  
一日有一日之益。故晚禾不必在秋前一日。至培壅則古人所云百畝之糞。又云凶年糞其田而不足。用力如此。一畝可得兩畝之入。地不加廣。畝不加增。佃有餘而主人亦利矣。畜水用水。最有緩急先後。當採則採。當待則待。當棄則棄。惟有良農老農。知之人家童僕。管莊務。每喜劣佃而不喜良佃。良佃則家必殷實。體面不肯諂媚人。且性必梗直樸野。飲食必節儉。又不聽童僕之指使。劣佃則必惰而且窮。諂媚童僕。聽其指使。以任其饕餮。種種情狀不同。此所以性喜劣佃而不喜良佃。至主人之田疇。美惡。彼皆不顧。且又甚樂於水旱。則租不能足額。而可以任其高下。此積弊陋習。不可不知。

良佃所居。則屋宇整齊。場圃茂盛。樹木葱鬱。此皆主人童僕力

之所不能及。而良佃自爲之劣佃。則件件反是。此擇莊佃第一要務也。

禾在田中。以水爲命。諺云肥田不敵瘦水。雖有膏腴。若水澤不足。則亦等石田矣。江南有塘有堰。古人開一畝之田。則必有一畝之水以濟之。後人狃於多雨之年。塘堰都不修治。夫塘宜深且堅固。余曾過江寧南鄉。其田最號沃壤。其塘甚小。不及半畝。詢之士人。知其深且陡。有及二丈者。故可以溉數十畝之田。而不匱。吾鄉塘最多。且大有數畝者。有十數畝者。然淺且漏。大雨後亦不滿。稍旱則露底。田待此爲命。其何益之有哉。向後興塘築堰。必躬自閱視。若有雨之年。塘猶不滿。其爲滲漏可知。急加培築。大抵劣農性惰。見識淺陋。每徼倖於歲之多雨。而不爲預



五事乎平日所以勤以家

備童僕既以此開六花帳。又不便向主人再說。一遇亢旱。田禾立槁。日積月累。田瘠莊敝。租入口少。勢必鬻變。此興水利為第一要務也。若不知務此而止云。保守前業。勢豈能由已哉。子弟每年春秋。當自往莊細看。平時無事。亦可策蹇一往。然徒往無益也。第一當知田界。田界不易識也。令老農指示一次。不能記。而再三。大約五六次。便熟。有疑處。便問之。勿以曾經問過。嫌於再問。恐被人譏笑。則終身不知矣。第二當察農夫用力之勤惰。耕種之早晚。蓄積之厚薄。人畜之多寡。用度之奢儉。治田善否。以為優劣。第三當看塘堰之堅窳淺深。以為興作。第四察山林樹木之耗長。第五訪稻穀時值之高下。期於真知確見。若聽童僕之言。深入茅檐。一坐一飯一宿。目不見田疇。足不履阡

情態皆見是必彼一穰可必者

定鼎十六  
同限十六  
宜慎  
金以丁文  
本亦未十  
舉熱十一

陌童僕糾諸佃人。環繞喧譁。或借稻種。或借食租。或稱塘漏。或稱屋傾。以此恫喝主人。主人為其所窘。匆遽而歸。問其疆界。則不知。問其孰勤孰惰。則不知。問其林木。則不知。問其價值。則不知。何益之有。此予少年所身歷者。至今悔之。大約人家子弟。最不當以經理田產為俗事鄙事。而避此名。亦不當以為故事。而襲此名。細思此等事。較之持鉢求人。奔走囁嚅。孰得孰失。孰貴孰賤哉。

人家富貴。暫時之榮寵。所持以長子孫者。畢竟是耕讀兩字。子弟有三千金之產。方能城居。何則。二三千金之產。豐年有百餘金之入。自薪炭蔬菜。雞豚魚蝦。醢醢之屬。親戚人情。應酬宴會之事。種種皆取辦於錢。豐年則穀賤。歉年穀亦不昂。僅可支



狼狽下一  
本有若十  
金以下之  
業則斷不  
宜城居矣  
何則十六  
字無况字

吾或能不致狼狽况居鄉則可以課耕數畝其租倍入可以供  
八口雞豚畜之於柵蔬菜畜之於圃魚蝦畜之於澤薪炭取之  
於山可以經旬累月不用數錢且鄉居則親戚應酬寡即偶有  
客至亦不過具雞黍女子力作可以治紡績衣布衣策蹇驢不  
必鮮華凡此皆城居之所不能且耕且讀延師訓子亦甚簡靜  
囊無餘蓄何致為盜賊所窺  
鄉居山水間優游俯仰復有自得之樂而無窘迫之憂人苦不  
深察耳果其讀書有成策名仕宦可以城居則再入城居一二  
世而後宜於鄉居則再往鄉居鄉城耕讀相為循環可久可大  
豈非吉祥善事哉况且世家之產在城不過取其額租其山林  
湖泊之利所遺甚多此亦勢不能兼若貧而鄉居尚有遺利可

收不止田租而已此又不可不知也

王朗川四戒彙鈔

公名之鉄號朗川湖南湘陰人老而好學纂書勸世

謹按酒以合歡享神禮不可廢嗣續生育色不可絕自  
衣食器用以致養生送死均不能不資於財雖有仁義  
之心大節所關非氣不能振興而力行也是酒色財氣  
四者雖聖賢不能無亦禮教所不禁而世人之陷於刑  
禍亦多因此而起王朗川之四戒彙鈔極言四者之足  
以爲害而總歸於四者之不可不戒戒於平日尤戒於  
臨時戒於耳目之地尤戒於不聞不見之隱庶不致任  
性而迷縱情而流此理欲之分即人禽之別也若竟以  
此爲必不可有過高矯情轉阻入改惡從善之機故即



四者之不能盡絕益見戒心之不可稍懈矣

觀於酒誥知古人垂慮之遠一獻之禮賓主交拜終日不醉防酒失也世人嗜酒無厭失禮喪心罵座臥衢凌上犯法能使士敗名官落職農荒疇商賈喪貨甚且損肺腐腸喪命亡國范魯公戒子曰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使謹厚性化作凶頑類曹月川詩曰養性勿貪昏性水成家宜戒破家湯  
病以酒致神以酒傷儀以酒失事以酒忘家以酒耗言以酒狂怒以酒發禍以酒倡與其既醒而後悔孰若未醉而先防  
柔弱之人得酒而暴恬靜之人得酒而躁簡默之人得酒而譁事宜審者酒泄之事宜急者酒懈之事宜記者酒忘之有心病者酒佐之闢有癡情者酒益之狂皆為酒所使而不覺也

酒無人不當戒亦無事無時不當戒

酒不顧身色不顧病利不顧親氣不顧命當其未值孰不明知亦能勸人亦能自解及當境仍復昏迷故稱暗昧之人多是聰明之士

造酒粒米皆從農夫血汗點滴不易狼藉酒漿必為造物所忌此飲酒折福之害也清心治事極其明當一至酒醉神思迷離言行顛倒此飲酒昏志之害也流連杯酌罔顧正業此飲酒誤事之害也一人飲酒可供數人食用此飲酒浪費之害也醉後使酒罵坐生事非盡洩平生之機謀更種他日之隱禍此飲酒肆言之害也嚴寒酷暑貪杯不散賓主服侍厭煩勞苦暗生咒恨此因酒招嫌之害也多飲嘔吐昏迷次日滿悶吞酸精神損



而脾胃傷此飲酒致病之害也更有大者酒醉之後不畏王法不顧倫理昏沉放肆生災惹禍及至醒後悔已無及身亡家破而王法不因酒醉寬饒此飲酒殺身之害也  
陳成卿衛生集云醉者善念悉去邪念熾發醒時所必不敢爲醉則悉爲之醒時所不敢言醉則恣言之故飲而能節者謂之太和湯謂之忘情友不能節者謂之迷魂湯謂之柔魔甘毒  
耽麪藥者沉飲爲長夜之歡呼盧傾百斗之樂既醉矣乃服葛根湯以解醒嗜滋味者恣意烹調肥甘羅列既飽矣乃啜苦茗以疏飽既任情於醉飽又憑茶葛以解醒何異揖盜入門伏兵勒殺直以吾腹爲戰場損傷腸胃多矣與其消解於後何不適可於前節飲食以養生惟酒更甚

子弟幼時總不令飲酒到大來不戒而自不飲矣每見父母舐犢之愛自幼誘之使飲縱之暢飲及至長大遂不能禁其不飲每於逢場登席獻酬豪舉自以能飲爲長因而失儀亂德多言僨事或強詞奪理戲謔傷人皆酒所使也由是習與性成卽不赴席延賓亦以杯中物爲不可少性本聰明而讀書之智以酒而昏材非愚蠢而奮往之神以酒而惰所謂如醉如癡醉生夢死者皆自嗜酒漸漬而成此時父兄非不嚴加叱責親友非不互相勸戒而沉湎之深已成痼疾雖發誓自戒不數日而流涎難忍矣

人於二十以內嗜酒貪杯則志氣昏惰一生進步有限迨五十以外飯可一日不食酒不可一日不飲則酒已成疾必以酒癆



而死歷數可見無一免也

王肅家誡曰主人飲客視客半醉即宜撤酒進飯必令強飲非敬客乃苦客亦害客也倘醉而留臥則防夜起種種不便嘗有渴極誤飲瓶水傷命者醉後欲歸則需遣人送至其家嘗有途次傾跌墮溪死者

不但好飲者當戒強留飲者亦所當戒也

有為主人強其多飲者則出席長跪稱父兄之誠以力辭之當無不可辭者敬仲辭君而况於人乎酒以上

夫婦正也然亦貴有節若云正慾非淫則家釀遂不醉乎且生人終身疾病恒從初婚時恣情無度多成癆怯甚至夭亡累婦孀苦當思百年姻眷終身相偶何苦從數月內種却一生禍根

前輩每遇子孫將婚必諄諄以此戒之

夫婦之道大倫所係續妣祖而奉翁姑勸內教而成家業原非專為淫慾若不加撻節儘足喪命夫婦偕老豈非至樂與其不恤身命致殞青年何如保此微軀求諸白首尙其慎之於早無致後悔莫及

不曰禁而曰戒其義如此

古人四十無子然後娶妾止為嗣續計耳若既正室生子則妾便不當娶蓋得新忘故不獨有負糟糠而少婦老夫亦且難言伉儷每見富貴之家廣蓄婢妾恣意宣淫一不當意旋即擯棄視女子之終身有同兒戲房幃之輕薄自謂風流豈知色未衰而愛已弛閨怨最堪憐憫年方少而情方熾苟行不及防閑尙



其痛鑒勿恣荒淫。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絕嗣續。傍一妾云：誤我輩。即陰禍也。即遣嫁數人。留者生子。

邁年身擁多妾。誤其終身。妾不敢言。人不忍言。故曰陰禍。留者生子。此亦寡慾多男之至理也。歷觀士夫多妾無子。遣諸妾而一妾獨生子者。往往有之。

士大夫立身行道。當以社稷蒼生民物爲己任。非清心寡慾。不能以真精神爲大經濟。乃仕宦中有把持不定者。當其初遇。不過偶用偏房。若至顯榮。遂爾滿前姿色。爭妍妬寵。竭蹶周旋。五更待漏。雞鳴尙緩。趨朝案牘如山。日高未親公務。凡其經國理民之項。悉是調情綽趣之餘。若此神疲力倦之容。安有強固精

明之治。是尙不能保身。以保魯。何由壽國而壽民。王法雖具。不及閨門。敬陳斯語。用肅官箴。

讀書全賴精神。精神充足。方能研窮義理。精工文藝。若志氣昏惰。力量委靡。平居既少精銳之力。臨場安有驚奇之句。主司卽或公明。此輩難圖僥倖。曷思寒窗燈火。勤苦何爲。養氣讀書。工夫安在。乃以耽於色慾。遂爾自悞功名。所當深戒。無自受迷。

婦人重在貞節。此與子孝臣忠。並垂天壤。以維持世道者也。而一生貞節。自處女始。不可有一毫玷人。若以片刻之淫。損壞終身之節。後來婚嫁。便非完體。卽能日後操家。大節依然虧損。淫惡多端。此爲最重。

婦居守節。倫化所關。方期子孫昌大。以報答之。國家有例。屬實



必建坊立石以表揚之。蓋苦節最難。蓋棺始定。若貪其姿色。誘而淫之。使孀貞永潔之操。快於片時。不獨生者含羞。陽世死者亦痛恨九泉。返觀設想。能不寒心。至於孤寡無依。更能委曲成就。使之得全名節。其德愈厚。非但不淫之而已也。

人爲饑寒窮苦。萬不得已。將女賣人。原屬痛心切骨之事。爲人主者。當於已女看待。俟其長大。即便配偶。若以益裹食。堵前草。隨身近便。恣意淫慾。或強逼於情。實未開之先。或受虐於主母。捶楚之下。且又久遭幽閉。不使適人。此亦重於尋常淫惡。當與處女寡婦。並爲首戒者也。

家人爲義男。妻爲義婦。由主人有恩義相關也。乃好色之徒。既用家人。並漁妻色。且有母女盡遭污辱。姑媳並無完節者。雖或暫時忍隱。究竟啣恨終身。我既不以正道待人。安望彼以良心待我。自壞家法。引水入壚。種種醜行。於茲起矣。

古今一應書籍。看之皆有利益。獨至淫詞豔曲。總無一句好話。偷香竊玉。機關不止千般。賣俏行姦。流毒直兼數世。庸夫俗子。爲之誑惑。學士文人。亦遭引誘。方謂風流俊逸。才子思得佳人。豈知德損行虧。衣冠已同禽獸。慾心方熾。豈能再顧綱常。惡緣既成。何暇更惜身命。皆以邪說惑世。故爾穢跡彰聞。若使留神觀看。必然盡喪人心。縱難毀板。曷先焚書。

大凡人家。必要闔門端正。闔門不正。相沿成習。不夫不婦。惟聞詬詈之聲。何尊何卑。盡蹈天豕之行。此雖家門之隱事。已爲里巷之羞稱。既爾內行之多漸。何足親朋之見齒。尙其早戒。以正



化源

淫念一萌便思邪緣相湊。生幻妄心。設計引誘。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種種善願。由此消。種種惡孽。由茲起。此森羅鐵板。必以淫爲萬惡首也。

庸夫俗子。顯蹈明行。罔知顧忌。文人學士。誦習聖賢。竟爾自號風流。侈談情種。嬌豔何心。顧盼輒視。爲有意之凝眸。深閨不無笑言。便揣作多情之勾引。或賄不足。餌而以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媒。機關不止千般。流毒直兼數世。不思月下花間。爲樂有限。粉白黛綠。轉眼卽空。而惡因日積。顯則傾家蕩產。陰則削祿減年。大則虧體危親。小則辱身賤行。甚而敗露觸兇。七尺之軀。頃刻作刀頭之鬼。奈世之溺於此者。動曰何傷。然殺人者殺

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蓋穢德必彰。惡聲易播。上而殺其父母矣。中而殺其夫矣。下而殺其子女矣。無異挾白刃而劊人三世之腹。而猶謂何傷。吾誰欺欺天乎。

婢女僕婦。最易滋淫。人幾以此爲家常茶飯。不知內政不肅。家道不和。大都由此。或如妻鞭撻以傷生。或悍僕反唇以叛主。或父子不知而聚賭。或兄弟交迷而薦寢。傷風敗俗。所不忍言。他如寄興青樓。自謂於德無損。不知淫媚賤質。百種溫存。無非陷人鈎餌。一入其中。卽被迷惑。况遇屍癆之婦。瘡毒之妓。性命莫保。身體臭爛。流毒妻子。嗟何及哉。

此等淫邪之行。惟在當境之初。動念之始。亟思降伏。有慧劍二焉。曰忍而已矣。不能忍。曰又忍而已矣。



傳奇小說多屬子虛。雖意取譏時，或理含警世，披覽之餘，動心  
失性，則人人之孽，皆其孽矣。自覺之餘，更思覺世，表彰感應，救  
拔淫迷，必能使聽者大發深省，豈非所謂愛人以德，自求多福  
者哉。以上  
色戒

人生終日營營，皆為衣食之計，不能一日不需財也。故聖人不  
禁人取利，唯教人思義。農桑者，衣食之源，勤儉者，治家之本。耕  
讀者，分內之事，經營者，生理之常。公平者，積福之基。知足者，不  
貪為寶。盡在己之力，不敢好逸而惡勞，存搏節之心，務期量入  
以為出，循自然之命，不得損人而利己，求財有道，而不可邪謀，  
得之有命，而不可好奪者也。俗人不知此理，以為習巧者富之  
計，用詐者富之術，不由正道，刻薄營私，犯國法而不畏，干天怒

而不懼，喪良心而不顧，害平人而不恤，敗人紀而不問，當其得  
利時，未嘗不喜其術之工也。轉盼之間，或消耗冷退，化為烏有，  
或驕奢浪費，蕩然無餘，或天菑人禍，而害且莫測，則亦何益之  
有哉。金邊有戈，禾邊有刀，故君子利毋苟取，見利妨害，所以安  
身而立命也。

張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不至饑寒，又  
幸楊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乎？此真可謂知足者矣。若中懷  
奢望，好貨無厭，有盈筭之帛，而心如憂寒，也有充室之金，而心  
如憂饑也。即使其有銅山之富，太倉之粟，田園遍鄉邑，猶不能  
滿其欲，日夜焦勞，算無遺策，只為一點貪心，造出無端罪惡。一  
旦無常，而田園萬頃，徒供兒女之爭，金寶千箱，終作街坊之市。



亦可哀矣。夫室可以避風雨，衣可以禦寒冷，食可以療饑餓，人生足矣。人其厚於積德而無務厚於積貨也。

顏壯其曰：居官之人，業自詩書禮樂中來，豈不知廉潔足尚，第習見夫營官還債，餽遺薦拔，非此不行，初猶染指，而積久日滋，性情已為芬羶所中矣。且人心何厭，至百金則思千金，至千金則思萬金，蓋實有錢癖焉。大都為子孫計耳，不知多少癡豪子弟而滅門，多少清白窮寒而發跡，矧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留債與子孫償，非所云福也。

張橫渠先生曰：奸利二字，所指甚廣，凡非本分中事，即奸利也。如私鹽私鑄，鋌人踰人，捉癡舞文，是奸利之事也。大凡瞞心昧己，欺天罔上，從奸謀中得來者，皆奸利也。夫利所以養人者也。

一人既生命，中即有應得衣祿，豈奸則得，不奸則失乎？諺云：越奸越巧，越貧窮。奸巧原來天不容，富貴若從奸巧得，世間騃漢吸西風，此言其近道矣。

石徂徠曰：李氏揚州人，其夫貿易為業，常戒之曰：無易良雜苦，取不義之財，快一時之意，撫其子曰：宜以此子為念，毋令留餘殃也。

無易良雜苦，以假物作真物，昧心欺人，皆不義也。

交財一事最難，雖至親好友，亦須明白，寧可後來相讓，不可起初含糊。俗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

顧涇陽曰：利字尋到本源處是義，究到末流處是害，故以義為主，利在其中矣；以利為主，害在其中矣。



人存戒心方有此分曉見利忘義者不知戒也。

三星子曰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又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墨子曰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此皆先賢格言臨財可以為法

衣不過蔽體衣千金之裘者猶以為不足不如鶉衣縕袍者固自若也食不過充腸羅萬錢之食者猶以為不足不如簞食瓢飲者固自樂也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牆者猶以為不足不如蓬戶甕牖者固自安也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箸猶以為不足不知汗尊杯飲者固自適也

陳幾亭曰諺稱富人為財主言其主持財帛也祖父傳業雖不

可廢然須約已周人當捨處雖多弗吝不當捨時雖少不安能守能散是名財主曰慳曰吝是名財奴

治家最忌者奢侈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吝人多不知也鄙棄之極必生奢男濟窮乏一毫不拔供浪耗一擲千金惟儉以持躬澤以及衆方為達觀之道

唐翼修曰生財有道聖人治國平天下亦必以理財為要務况生民日用飲食非財不行其所以為戒者戒其非分之取也戒其見利忘義也戒其貪得無厭陷溺於中而不知返也戒其奸謀詐偽昧着良心損人以利己也故貧賤之求財先在擇術之慎不可因貧而窩賭誘人子弟也不可貪口腹而椎牛屠狗也不可為媒為保而誑語造非令人財物落空致人官訟也不可



因商賈貿易。串假偽之物。以誑人也。為寒士者。不可武斷鄉曲。出入公門。而平地生波也。厠身官衙。司刑名錢穀之役者。不可營私舞弊。遺害良善也。不可誘官與波。生事擾民也。不可得財枉法。令人冤無伸雪也。不可借事生變。勒索不已也。為平民者。不可詐力相欺。占人便宜。以為得計也。不可拖欠錢糧。反咎官長之徵比也。不可借貸不還。反恨財東以圖脫騙也。此貧賤者所以戒財也。

人而貧賤。遂覺利重而義輕。不復以財為戒矣。

富貴者於財。一在知足。我高堂大厦。文繡享身。膏粱適口矣。要知彼草房茅舍。寒無棉被。薄粥不飽者。舉目皆是。以此自反於心。不惟知足。且應感慨好義矣。一在明理。我雖積財如山。身後

不能帶去。惟因財所造之孽。反種種隨吾身也。一在知子孫貧富有命。我雖積多財。以與之。彼若不能擔受。不數年而敗去矣。知此三者。慎毋爭利而傷手足。天倫也。毋因利而令親戚朋友。情誼乖絕也。毋因人借貸。押典而取過則之息也。毋因交易而斗斛權衡。入重出輕也。毋怪吝太過。而令諸禮盡廢也。毋淡泊太過。而令婢僕怨恨也。此富貴者見利思義。亦所以戒財也。中等之家。不致饑寒迫身。不致因富造孽。亦不能倚勢作奸。農工商賈。務本業求自然之利。取本分之財。凡事量入為出。毋爭虛體面而多閒費。此中等之家理財。即所以戒財也。以上三條詳入生必

讀書

唐翼修曰。利可共而不可獨。利專於己。怨必集焉。禍患之來。皆



生於財敗名喪節皆起於利苟不貪利名從何玷禍從何生顧  
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患生於多財孰若  
少財而無患名言也

袁君載曰人之存心仁厚者其用尺度量衡心公平均一不貪  
小利以虧他人此卽善也其存心私刻者專圖利己買物賣物  
異其尺秤借出收歸異其斗斛輕重大小之間得利幾何而喪  
失本心幽暗之中鬼神在焉未有不遭天譴者也古人云人之  
富厚雖由於智識勤苦而得然亦有命存焉乃欲以狡詐求之  
如木攬水鹽加灰漆串油之類僥倖獲利欣然以爲得計不知  
造物隨卽以他事取去終不久享所謂徒造孽也何益之有哉  
輕財足以聚人律已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  
穫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地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一般利是取  
之於人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費資本不定分數不用追討  
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

明傳得久遠

財以上  
戒

氣準於理乃人生正氣卽孟子所云浩然之氣至剛大而塞天  
地者也根本於至性至情而又必集義以生之不參以因循畏  
懼之情亦不假以矯強激昂之概古今來忠孝節義撐宇宙之  
綱常振庸流之委靡者全賴此一團正氣一往無前獨行其是  
如前所列之氣節者氣正未可少也若茲所謂氣之當戒者血  
氣也人有稟質剛僻量偏淺而少容性躁暴而難忍平居既無



涵養之功臨事又無制抑之力偶有拂意之事外侮之來輒不  
勝忿懣不平必欲逞吾氣以求勝甚至有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者此全以血氣用事若不急爲警省則太剛必折吾未  
見任性使氣之人而不至覆敗者也亦有平時以理自處反之  
一已若無不是之處而橫逆之徒忽以非禮相加直令人按捺  
不下不得不拂然生氣者然亦當稍爲退步且就其人其事而  
熟思之權其輕重緩急如果萬不得已亦必靜以鎮之從容以  
處置之所謂退步自然寬也不得徒以浮情勝氣一直作到盡  
頭不留餘地以處人並不留餘地以自處也

至於理似難受而事本細微情固不平而人無足較者亦惟稍  
示寬容自必漸歸冰釋於已原無所損若逞一時忿恨必且尙

虛氣而釀實禍天下有小不能忍而至決裂難收者皆血氣浮  
氣之爲害也

氣字須有分別有一時浮氣有生來稟氣若止言制浮氣不言  
變化稟氣則無根本之功若僅平日調養而臨事不加抑制則  
發動必不中節呂東萊云二十年治一忍字尙未消融得盡故  
人生於氣不可無根本功夫也

治浮氣惟在懲忿而懲忿惟在能忍蓋忍者衆妙之門小忍小  
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化有事爲無事變大事爲小  
事忍之忍之兇人小人無奈我何也人有未是以理論之我論  
理彼亦論理理勝者氣必伸焉人有未是以氣加之我負氣彼  
亦負氣兩負氣財勢弱者理勝亦屈焉人情世態甚可畏也是



以君子處世寧任理而行不可負氣

橫逆之來心不能平然有當思者四一思豈我毫無不是而彼以橫逆加我乎恐咎未必盡在彼也即使不是在彼我亦何必與之相較再思凶人氣質愚昧禮義是非全未之曉所言所行即如親父親兄尚欲爭勝何況他人如此凶人與之較量徒自喫虧以招禍也三思量大者福始大故寧我容人毋令人容我也四思公道自在人心彼豪橫我退讓則善必歸我何必以忿怒置胸中也

古箴曰人之七情惟怒難制制怒之藥忍為妙劑醫之不早厥躬斯戾滔天之水生乎其微燎原之火起於其細兩石相撞必有一碎兩虎相鬪必有一斃怒以動成忍以靜濟怒王乎張忍

至乎閉始怒之時止須忍氣忍之至再漸無芥蒂再忍三忍即張公藝

必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方能為人之所不能為凡人具大受之才者必有大受之量于房不以為人納履而耻韓信不以受人胯下為辱後日皆成莫大功名乃知當屈辱之境橫逆之加乃鍛煉豪傑之爐鎚琢磨聖賢之砥銼能受其琢磨煅鍊斯成大器不能受者其器不大故也

老子云知其榮守其辱謂榮之將至辱必先之貴乎能守以待之也古來豪傑之士遇大屈辱坦然受之而若不知者正欲留此身以為日後用也人苟小有挫折輒忿懣抑鬱夭折其身則雖有無限奇才亦湮沒不彰矣何濟於事乎故昔人稱句踐范



雖之量宏譏屈原賈誼之量隘也。

訟者危事。豈宜輕動。無理能敗。有理亦能敗。古人云。官斷有十條。非虛言也。凡人好訟。未有不破家者。舟輿有費。旅寓酒食有費。吏胥公例有費。况有意外不測之費乎。人生涉世。被人凌侮。不訟。止忍氣於一人。既訟。則受侮於人人。譬人之挑唆。光棍之把持。于証之反覆。訟師之刁難。差人之需索。經承之舞弊。貪官之魚肉。清官之誤斷。皆不免焉。其與止受一人之凌侮者。大相懸矣。兼之本業拋荒。精神凋蔽。舉家驚怖。其爲害也。智者必能辨之。雖然。倘平日不循理守法。好生事而占便宜。我雖不訟。人將訟已。可不戒乎。家中子弟族人。與外人爭鬧。只當責備自家子弟族人。庶無生事之擾。人亦諒我無所縱而不怨。

村房隣里。偶因爭角。積成嫌怨。丁多者恃其人衆。家富者挾其多財。機巧者逞其智謀。彼此俱不相下。讐怨終無了時。其實所爭無幾也。當局有明理之人。務必急爲退步。旁觀有公正之士。尤宜極力調停。庶幾同歸於好。斯所忍小。而所全多矣。

尙氣好勝。雖人常情。但不可爭小利而忘大義。負虛氣而釀實禍。每見世人。或因尺地而賣數十畝。以爭者。或因百錢而費數十貫。以爭者。或因一言之忿。遂至忘身。以及親者。人能識破此意。各各忍耐。當聽人和解。則省財省力。心身安寧。比之忿爭鬪訟。荒廢本業。忘身及親者。相去奚啻什百哉。

好訟者。小事間氣。往往爭告累年。不以是非爲曲直。惟以勝負爲強弱。甚有牽累至死。破產殆盡。傷情害氣。而不顧不恤者。此



愚人之極也。昔有詩云：些少爭差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心喫打賠茶酒。贏得猫兒失了牛。

陸放翁家訓曰：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可爭訟。况官行關節。吏取貨賂。鄉人閭弱不明。爲吏所欺。爲招搖攬訟者誑騙。何所不至。且鄉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逋欠錢物。及兇悖凌犯耳。姑徐諭之。勿遽興訟也。若能置而不校。尤善。孔是曰：怒氣劇炎火。焚燒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薛文清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何如。彼爲小人。則直在我。何必怒。彼爲君子。則直在彼。更不可怒。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讐而相害也。

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如靜躁不同。彼喜動。此喜靜。見識不同。此見爲是。彼見爲非。好惡不同。好華者喜奢。務實者喜儉。起念不同。心乎私者爲私。心乎公者爲公。則與人同事。而欲其盡如我意。必不可得之數矣。

人生病在任氣二字。一任氣。便與道德有礙。行誼有乖。不可不勉強克治。躁急者宜時時想和緩二字。輕佻者宜時時想寧靜二字。淺露者宜時時想慎密二字。怠惰者宜時時想勤敏二字。且不但心中時時想。口中亦當時時念。久便習慣。此變化氣質工夫也。

勞餘山曰：處心雖正。或挾忿氣以臨之。則人不服。事必敗。寧得謂入盡非理乎。



唐翼修曰韓魏公謂小人不必遠求三家村裏便有一人知其  
為小人以小人處之如與之相較則自小矣且不必三家也兄  
弟四五人中便有一小人安得有許多閒氣與之相較此最宜  
識得透者也

古人藥石云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  
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矣以上氣戒

耕讀堂雜錄

載言行彙纂中未詳姓氏

謹按一門之內物力不齊賢愚不一或以耕而佐讀或  
以讀而兼耕量材而授亦善教之方也張文端公恆產  
瑣言已備言之耕讀堂雜錄士子以耕佐讀濟窮乏免  
饑寒此時不至困貧失志異日筮仕臨民周知稼穡艱

難勞農勸相較為切實固不僅有益鄉農田功而已

士子株守章句幸博一第出身加民如貪賍虧帑欺公冒鎖寧  
守拙而不敢為故雖做官仍是寒士退林家食若起滅詞訟攬  
課侵肥武斷鄉曲把持官府此下流不肖之徒少顧廉恥寧甘  
蹈此百工技藝一無所能呼爾蹴爾又不屑受讀之外舍耕何  
以為生也

每見讀書舊族其承受世業愈分愈薄鋪排則有餘核實則不  
足粧飾門面不知勤儉積蓄不念衣食從來一慈一榮買之而  
肆男不耕女不織眼前尚在支吾一經水旱婚喪等事立見窮  
乏矣又有舊家子弟祖先固是名人親族亦登仕版然本身現  
在貧賤則行乎貧賤其本分也乃身不遊黌宮仍作儒生之態



口稱先人某公親族某人爲聳動誇張之具問以力田則曰非我輩事也饗殮不給何所不爲又有種青矜志圖一館無奈束修微薄仰事俯育不足恃倘一失館則狼狽更甚再四商確惟自食其力不至於啼饑號寒莫如以讀而兼耕古人帶經而鋤負薪掛角原是志向遠大以讀兼耕尙不敢一時放空若讀書鮮所成就改業務農則必專心致志竭力南畝毋貪眠懶起毋人忙我閒毋以應酬而荒力作毋以遊戲而失農時三時之暇耕作之餘仍可誦讀學原不諱言農耕亦無妨於讀也

陸放翁曰子孫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蒙以給衣食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大佳切不可迫於衣食爲富貴之後坐食而無生理家計日貧人勸之躬耕則云不耐勞苦勸之生理則云苦乏本資細微經紀力可勉爲乃不磨爲以爲有玷家聲未幾貧困至極下流汙行無不爲焉何向者無玷家聲之事乃不屑爲而後日大玷家聲之事竟甘心爲也

儒家耕種原未諳悉最宜耐心若貪多欲速其願不酬則曰此原非我家所爲之事也旁觀者亦曰此固非若我輩所能勝任也退悔心生旋作旋止必至衣食無資爲天下廢人終且爲天下罪人矣

儒者不諳農功須於耕耨時催覓誠實鄉民深曉農務者令其率同在家僮僕如法耕耘車水土糞業生卽履畝督視可以稽



其勤惰察訪其土宜物性則一二年亦可得其大概至三四年自能精曉矣

田忌旱以蓄水爲利田怕潦以洩水爲利蓄洩之法全在因地制宜如近湖則隨湖灌注近河則倚河車蔭近泉則泉源漸漬此水利之因乎自然乎若平原高亢之地則宜廣濬塘池堅築陂壩窪下之區則宜多挑溝洫深濬幹流此水利之資乎人力也

閩中水利以迎潮築塘爲宜江南水利淮徐揚以廣挑溝洫疏通歸海爲宜大江以南則以開池塘疏淤河濬蕩湖爲宜關中水利高阜則以沿山開渠層層引灌爲宜平地則以穿井爲宜前撫崔公廣行穿井內有地高泉深必不可井者行

之過急遂滋物議一概停止後經查勘分別可否高地泉深五六丈方能得泉及水者不必勉強穿鑿如附近省會之西邠乾等郡有穿至丈餘二三丈即可得泉者正宜穿井數年以來修舊井鑿新井至數千眼履畝所見一望青葱者皆有井之地其中尙有可開未開者相其地之高下泉之淺深多開一井則可保四五畝不若旱之田此原資於民力而鼓舞督率借給工資則不能不藉官力也

人力既盡異常水旱終不能免若久旱而得甘雨盈潦而經涸出則務及時補種紅稻晚穀綠豆蕎麥趕種雜糧尙可望收毋徒求官報災希冀給賑免糧也

小小旱潦不圖及時補種坐待蠲賑此奸愚慣計既係以讀



而兼耕尤宜明理守分不可倡此惡風村隣有社倉更當倡率奉行助成義舉以備緩急更不可倚杖矜監於中隱射負欠阻撓良法也

以讀兼耕有十便習於勞苦勞則善心生一也治家不期勤而勤不期儉而儉二也一應蔬菜柴火之物不必向市集買三也婦女不染城市繁華粧飾之習四也讀書之暇種竹蒔蔬有一種生趣五也與田夫野老談桑麻事歷歷可聽且並無機械語六也早完官稅門庭清淨歲晚餘閒家室團聚婦子歡然七也擇村野中之可造就者引而進之指點讀書行文之法八也與鄉愚講明禮義道以孝弟忠信九也日後做官巡行郊野勸課農桑事皆閱歷與農夫講田功洞悉甘苦語皆切要不同泛談

了事十也

紳士之家雖兼耕種其禮義法度講讀課文更宜加嚴書香不絕不失舊家風範毋謂耕可廢讀也

男以男職女以女紅各有其業各盡其勤而後家道可成也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古制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男耕於野女織於家庶人之職也葛覃之詩美后妃之尊躬親勤勞也采蘋之什歌大夫之妻能奉祭祀也且天子必有公桑蠶室重婦功也周禮宅不毛者罰里布警婦惰也詩云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刺女紅之不事也議止計者女工誠不可緩浙之杭嘉湖江之蘇松常蠶以

止當作生



治絲織以成布一歲而數百萬之大利皆女工所自出也天下隨地皆有桑麻棉紵則隨地皆宜蠶績紡織粗而織蒲編簾細而針黹剪裁皆婦職所優爲貧賤之家一日所入不足餬一日之口似乎勞而無補然朝夕饔飧卽安居無事亦不可少與其坐食虛糜何不尋本分工作庶可朝進一文况漸而積之則將累少成多也至於富貴之家知婦工爲四德之一不可以逸而忘勞且旣富貴則媵婢必多爲王婦者尤當以身先之俾之通力合作一縑一布旣可供公子之裳爲締爲綌更可服之無數若舉室鉛華膏沐習於晏安不識機杼爲何物豈所以嚴內教而長子孫哉士庶之家尤必相率而供蠶織之勤相習而求績紡之益書聲與杼聲相續餘布與餘粟相資女工所入日

計之所獲甚微月計歲計之一家之進益不少此女工之利亦所以佐耕讀而養生計也

幽風諸詩蠶利始於關中繼因桑樹漸枯蠶織遂廢今則獨勝於江浙矣議者皆以北地產馬馬蠶不能並行其說謬甚豈關中養馬始於今日耶予撫秦時有興平楊監生岫家居首先種桑養蠶并以倡率鄉人織繭縑絲著有幽風廣義一書予因其有益於關中蠶政招之來省設立蠶館發給工本養蠶織縑屢經奏明每年供進

御之用荷蒙

聖主嘉納今楊生衰老不能專司其事有朱孝廉石琪於蠶館教人縑織廣種桑秧鄉人知種桑養蠶縑絲隨在皆可得利聞



俱踴躍從事。至於山蠶別爲一種。山中榭橡青杠柞樹。及庄村之椿樹。皆可飼養。陝省椿樹。自生自長。不須種植。郊村原野。處處有之。榭橡等樹。則鳳翔之岐山。漢中之鳳縣。寧羌南。北棧中。徧山皆榭。就地立爲蠶廠。更不費力。久奉

**勅行**山東將山蠶事宜刻本。送各省。令隨地效法。關中寧羌。向有劉牧。養繭成紬。咸稱爲劉公紬。近來督理無人。不甚如法。民間以地微中止。近如郿縣令紀君虛中。於山東覓人來郿。立爲蠶長。廣行教習。咸寧令柳君大任。試養春蠶。通判張君文。信。倡行鳳翔。均已成繭。無論官紳。果有耐煩樂善之人。首倡養蠶。繼續推廣。設法防護。家蠶山蠶。椿蠶。均可望其有成。官斯土者。尙其加之意焉。

三農九穀之外。均有足以佐日用之需。爲生財之計者。如木棉。茶。葛。棗。栗。柿。梨。及桃李。林禽。諸雜菓。隨處皆是也。田園之播種。若芋。若瓜。若薑。蒜。若蘿。蔔。及各種蒔蔬。水澤之滋生。若菱。艾。蓮。藕等類。皆足佐盤飧。而通財貨。外此如桐。柏之爲油。竹。木之利用。種。難。盡。列。其。利。尤。普。全。賴。有。人。焉。因。其。地。之。所。宜。樹。藝。如。法。栽培。灌溉。毋。懼。煩。勞。毋。厭。瑣。屑。毋。欲。速。苟。且。致。勤。於。一。種。必。收。一。種。之。利。小。之。可。以。充。口。腹。供。日。用。大。之。可。以。通。商。販。致。富。饒。此。樹。藝。之。足。資。生。計。者。人。無。遺。力。則。地。無。遺。利。矣。

烟之爲物。前古所志聞。原非生計。必需種蒔之地。旣需膏腴。而糞力更倍於他種。若以藝烟之地。與糞移之於稻。梁。菽。麥。合。天。下。一。歲。所。收。不。下。數。千。萬。斛。矣。



沃壤種烟有妨五穀。久有禁烟之議。奈食烟者十人而九。相習已久。不能驟改。治以厲禁。是以口腹而犯法。非政體所宜。向曾計議。不必禁食烟。亦不必禁種烟。種烟者。只許種於城內隙地菜園。不許種於田野。田野種烟。人人共見。半年方收。官將烟樹砍伐。人知有種無收。不禁自止矣。菜園仍許種烟。並非一槩禁止。現在極貧下賤。無不食烟之人。行止坐臥。無不喫烟之時。固由相習。亦由價賤。人人可食。若烟少價貴。則無力者不能食烟。有力者亦必少食。原無妨於饑飽。且有益於生計。事既不煩。民亦不擾。惟關心民食者。體察而力行之。凡樹藝之家。下得一分工力。便有一分利益。謀生者。有田可耕。固耕之。有地宜桑。固桑之。其高阜平原。可以樹藝他種者。遍行

栽植。卽田塍地角。墻陰屋側。亦可隨地栽植。灌溉及時。不出數年。便可茂鬱成林。取材落實。荒坵砂磧。亦可雜植散材。此卽農家恒產。切勿視爲灌園故事。場師小道也。

近見稻田之埂。點種青黃豆。河灘斜岸。佈種高糧。山坡嶺側。布種包穀。在在收成。餘可類推。

小民拘於其習。不能旁通耕法。囿於其地。不能廣購嘉種。所賴有遠識見。具大力量。肯耐煩之仁人君子。博訪之。遠覓之。歷試之。詳教之。使民知可播者非一穀。可樹者非一果。可耕者非一地。可蓄者非一物。盡人力。趨天時。無非仰事俯育之資。

閩省有地瓜一種。相傳來自海外。故名番薯。味甘。可以養人。又名甘藷。可以截藤而種。可以切果而種。沙土尤易生長。比



種穀麥。一畝有數畝之獲。閩省藉此充每年一季之糧。向止海疆產此。近則漸及江浙東西粵矣。西北向不知有此物。予前任陝西。令閩員購種來。陝官爲試種。業已成熟。所收較豐。陝民爭先學種。惟入冬嚴寒。種難久貯。近聞地窖藏種。經冬不壞。種者更多。城鄉街市。皆有賣者。從此可以廣種矣。所云小民拘於其習。不能旁通耕法。遠購嘉種。必賴有力者爲之博訪倡率。方能有成。信然。

王文山紀綱故事

公名雲廷。號文山。浙江錢塘人。雍正丙午舉人。官國子監學錄。

謹按。人性皆善。有教無類。故天下無人不可以教。而亦無一人不當教也。余纂刻四種遺規。養正所以教蒙童。教女所以教婦女。訓俗所以教士民。從政所以教居官。

者。而吏胥獨遺。故有在官法戒錄之刻。今來京華。王白齋少司農。以其尊公文山先生所著寶言堂紀聞三種見示。一曰蓮池紀幕也。一曰絳帳紀師也。一曰杏林紀醫也。三者皆世所不可少者。先生輯其嘉言懿行。爲法示戒異。其同歸於善濟物利人。爲予諸刻所未及。展誦之下。如獲珍品。幸已刊布遠近。足以警世矣。先生更有紀綱故事一帙。爲世之爲奴僕者。明善惡垂法戒。與三種紀聞同付刊刻。而尙未之及也。予思僕奴亦世之必不可少者。善者未嘗不可以勸。不善者未嘗不可以戒。其視天下。人人皆可以教。皆所當教。與予意同。補錄於訓俗遺規。俾閱者知古今之義。僕良奴。與家報主者。未



嘗不有關於名教也。

李善。南陽人。事家主李元植。主全家歿於疫。遺一兒名續。纔數月。而貲財巨萬。諸僕謀殺續。分其財。善度力不能敵。乃抱兒逃去。隱瑕邱界中。親自撫養。備嘗辛苦。續雖幼。奉之如長君。及兒長。出告縣令。鍾離意捕諸僕。寘於法。還其產。奏於朝。光武拜善及續並太子舍人。善還故里。脫冠帶。掃元墓修祭。泣告曰。主君主母善在此。數日乃去。

淳安徐氏。兄弟分家。大房得馬。二房得牛。三房乃寡婦。得老僕阿寄。寡婦泣曰。馬可乘。牛可耕。踉蹌老僕。乃費我殘羹。寄請曰。主母謂我不若牛馬耶。願爲主畫策營生。寡婦悉贊。珥與之。寄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倍其利。家遂漸裕。爲主母嫁二女。婚二男。

延師教之。俱入粟爲監生。寄既老。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見主母不睇視。使幼鬟傳言。必肅然遠立也。及病且死。乃出篋中二紙。家計纖悉必載。謂主母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或疑寄有私蓄。起視其室。無寸絲粒粟之儲。一姬一兒。衣纔蔽體而已。袁中郎爲作傳。

潘茂卿之僕天壽。父本明季總戎。被虜而鬻於潘。潘爲入長厚。善撫之。然家計日窘。天壽肩販以助之。雖疾不敢以勞辭。旣而兌錢生理。每月以二金奉主。爲膳費。主或有所需。必如數應之。雖數金不惜。主疑其扣除膳費。而下月仍不少分毫。如此數十年。病革。悉以所有奉主。做衣數領外。不留一物私其妻子。戴伯簡父卒。從諸惡少游。家破。往依故僕楊忠。惡少又至。忠泣



諫再三。伯簡陽許之。而陰與賭飲於他所。忠探知。操刃直前。執惡少數。曰。郎君年少。汝輩誘之。致家破。今又來此。吾正欲斷汝之頭。甘心抵死。報我主於地下。惡少叩頭乞命。乃釋去。揮淚謂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願自今改前所爲。聽老奴盡心力。不三年。舊業可復。否則老奴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貽門戶羞也。伯簡愧泣從之。果盡復其田宅。

王海日公僕金養。嘉靖中。倭寇至。王族女婦數十人前遁。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麾之曰。王第走。養能捍之。卽扼橋格賊。白刃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死鬪良久始仆。而王氏乃得免。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與寧藩密謀。禮心憂之。常於屏去。哭諫不聽。有方士館養正所。師事之。禮夜向方士叩頭涕泣言。吾

主與寧王通。他日禍不小。諸人無能爲言者。今獨信先生願爲吾主一言。毋附寧。方士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事敗。養正死。獄中。禮收屍葬之。爲木主懷歸。尋簿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曰。我主母行。我家人安得去。徒跣京師。餽食於獄。養正妻沒。奉柩歸合葬。歲輒上塚哭祀之。

王達。少事郎中李曇。及長。辭曇去。後曇以妖言事。父子收禁。治獄急。平生親友。無一人近者。惟達日夕守臺門不去。給飲食。問安。曇貶恩州。卽日監防就道。達追哭送之。曇北人。不習嶺南風土。從者皆遁。獨達周旋左右。不忍暫離。旣而曇死。家無一人在側。達使子守其屍。而已爲之辦喪。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



言修遺夫補 卷下 明遠堂  
會石塘被刑。妻子俱坐流徙。僕王環以車載夫人及二子。間關數千里。勿懈。環後以壽終。

孫明丁。尚書汝夔僕也。尚書棄西市。子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載。懋正夫婦相繼死。遺子方五月。明抱兒往村媪乞乳。或買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狀。淚繼以血。當事憐之。爲脫籍得歸。間關數千里。抱兒行乞。寧己不食。不令兒餒也。夜宿必擇溫燥。與同臥起。間月始達家。事兒如事王。追理其遺產。爲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身也。兒名繼志。爲邑庠生。

崇禎甲申。申公佳允殉節。幼子煜將奉太安人葬歸故里。一時童僕星散。傭書徐起鳳。從公十年矣。號泣請留曰。我等俱去。柩

誰與守。賊果焚民居及寓。起鳳跪曰。吾王以忠死。願勿焚。叩泣流血。賊爲感動。乃得全。

武愷之僕某。見愷受闖。僞職索吉服。僕大慟曰。奴聞王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駕崩。王人不奔哭臨。又取吉服。想見新君耶。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叩頭出血。愷不聽。且叱之出。僕曰。王人爲名利所惑。不聽吾言。後必有悔。吾不忍見王人之失所也。不食而卒。後愷爲淮撫。路振飛禽。解南京正法。

倪慕劬有僕張耀。倪有難。耀憫之。挺身出代。

趙登。真定人。少事廣文。趙鳳來勤力作苦。廣文謁選時。同選人。窺登有幹才。陽假登送至任。而陰誘以利。使留事己。登不可曰。吾王不可負也。立辭歸。後廣文倦游歸。登悉歛己所積數百金。



言休遠規和 卷一  
進之。廣文曰：寧有是哉。登固請終不可。乃已。廣文既老，念登勞苦久，遣之休去。歲時伏臘，必辰至灑掃，操作如平時。廣文沒，子若孫上墓，登輒先在。廣文孫一鶴，爲諸生，或游俠邪，登必苦諫，卽逢怒不少沮。或試高等，必戒曰：勿喜也。先人嘗數試高等，卒不售。後一鶴成進士，每言登，輒爲泫然流涕。

司馬溫公居洛，春三月，令園丁縱游人入園玩花，游者各勞以錢，積若干貫，持以獻公。公曰：此汝錢也，揮令取去。園丁溫曰：天下獨端明不愛錢耶。已而公在園中，見新治一亭，爲游人憩息之所，卽前錢所爲也。

崇明吳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自給。四子咸爲富家僕，及長，皆自贖身娶婦，同居共養父母。始每月輪養其媳，日一月一輪，必歷三月，後方得侍顏色。太疎，當每月輪供，又以一日一輪，亦必歷三日，乃以一餐爲率。如早餐長房，則午次房，晚三房，次早四房。周而復始，逢五日十日，四子共設食堂中，父母上坐，子孫居左，媳及孫媳居右，以次歡飲。老人所居之所，置一櫥，其中每家置錢一串，老人往市，中孀隨意取錢買菜物啖之。櫥中錢缺，則子潛補。老人間往所識家，或博奕樗蒲，四子伺其所行，道人密持錢付所游家，囑其伴輸與老人。老人勝輒踴躍，持錢歸，不知子所爲也。蓋數十年無異云。康熙辛酉，老人壽九十九，妻九十七，長子七十七，餘子皆頽白。孫與曾元二十餘人。崇明總鎮劉兆贈聯云：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

歸安趙仁少孤，家貧，備於人以養母。母沒，刻木爲像，養殮，必享



母而後下箸。既進不復備。織屨爲業。攜屨入市。亦必與木像俱。茅工部聞而表其閭。贈之田。不受。嘗至杭雲棲。是夜蓮池夢異人。至晨率徒迎於山下。則仁也。曰。是可以當異人矣。

江南錢某。本某氏僕。其主謀隣田不遂。怨之。命以稗子撒其田。錢念撒則害人。不撒又逆主命。乃將稗子蒸熟。夜往撒之。主潛覘之。信而訝撒稗之不出也。錢後生子。讀書成進士。封如子官。孫錦衣有僕蘇姓。一道士見曰。汝面何陰。隲文之多也。僕曰。貧人陰。隲從何來。道士堅叩之。則曰。我生平於蜂蟻牛馬之類。有生氣者。皆極愛護之。不殘其命。不盡其力。又某得食甚難。每與婦分食。稍足充饑。卽以其餘施丐。故未嘗得飽。道士曰。卽是矣。引之至一處。絕非入境。僕思家欲歸。道士乃以履一雙。藥一粒。

本上下  
有受字

予之著履行之如飛。含藥經句不餓。夫婦皆壽百歲。

嘉善內閣錢家。有僕老而無子。管理家務。從無絲毫欺主。其已財營運者。所入悉買田捨大聖寺。人以錢佛子稱之。病革之夕。有人五更出。見吏卒負執事過。問曰。太爺何事早出耶。隸曰。非太爺。乃城隍賀錢佛子爲大聖寺伽藍耳。其人聞言怪之。天明詣寺。僧言五更鐘鼓無故自鳴。乃知城隍賀伽藍之語非誕。袁柳莊善相。見友人幼僕。謂不利於主。勸友逐之。僕歸依父母。至中途憇古廟中。拾金一橐。自念福薄。無故爲主見棄。今復取此。倘失者因財喪命。則我造孽更重矣。坐候還之。其人欲分金以酬。誓不取。有指揮聞而奇之。收爲繼子。指揮無嗣。後歿。此僕竟得襲。往謁舊主。舊主召柳莊。令僕仍服。敝衣捧茶出。柳莊一



見駭曰汝何陰隲文滿面今當得三品武官矣。  
薛文清公與王振忤爲大理卿辨一寃獄王文承振意劾公受  
賄出人死詔縛詣市殺之振有老僕忽大哭厨下振問之對曰  
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後侍郎王偉申救遂免  
孫某爲塘西張氏傭書有婢來就寢峻拒之其叔夜夢城隍坐  
堂上將饑籍對冊呼吏唱名至其姪曰此人合餓死因拒一淫  
奔改注祿籍叔醒異之未幾年荒餓孳盈道而此人裕如  
馮勤父傭者也素多病以短齡爲憂問於道者道曰若傭人烏  
能積德惟勤洒掃惜字紙可延年耳傭卽買箕帚遍歷村巷掃  
除不淨見一字卽取寘于筒至暮焚之歲以爲常壽九十有七  
無疾而終。

上海朱錦初投潘尙書家後居外家亦溫飽其子游泮入謝公  
檢賣身契還之錦請報効公曰文廟現圯壞汝能修葺勝報我  
多矣錦遂獨力營繕頗華煥此事已百餘年矣及順治己亥會  
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沒沒之日文廟正梁崩  
墮視建廟姓名朱錦乃悟會元卽其後身。

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爲世蕃過錢號鶴坡人無不鑽鶴坡  
者至張江陵當國而家人于游守禮司其出納號楚濱人無不  
鑽楚濱者皆攬權生事儼然與士大夫平行衣冠躍馬揚揚長  
安市中積惡貫盈聲勢可畏後事敗一坐絞一坐斬。

虔州李基有僕索逋近村挾王令豪橫無忌有窮民償不滿意  
縛樹上鞭之灌以糞汁得千錢而返行未里許雷電四起震僕



言作進夫和  
卷一  
於普安寺前。錢縛腰間。皆深入於肉。

常熟進士王翼。傲有僕一。黠一愚。黠者竊主之金。反誣愚者。主不察。送官嚴究。舉家疑寃。而黠者証之益力。夜擊愚者於旗杆下。黠者押視。夜中雷震。黠者擊死。滿城聞聲甚厲。而愚者寢其旁。安然若不聞。主檢黠室。金具在。始知愚者之被誣。慰而釋之。有僕隨主人舟行。隆冬灘淺。舟子皆下水牽挽。主憐之。僕曰。此輩驚鴨腿。不知冷也。主卽令解鞋襪入水相助。僕有難色。王怒曰。同一父母肢體。汝獨知冷也。欲撻之。乃勉往。王曰。此後當不復言驚鴨腿矣。

訓俗遺規補編卷之下終





